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美國對北韓核武問題的政策與作為研究

The Study on the Policy and Conduct of America against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Issue

指導教授：朱新民博士

研究生：李哲誠撰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謝辭

很榮幸能獲得機會在國立政治大學在職專班進修碩士學位，真的要感謝很多人的幫忙與包容，沒有他們的支持，我也沒辦法順利完成學業，過去兩年多以來，為了完成學業基本要求，必須暫時將工作放一邊，以致工作品質未能盡善盡美，感謝長官的包容與同事的幫忙；在學業上，感謝專班師長的教導，讓我順利完成課程修習，雖然過程非常嚴謹、紮實，其中的痛苦指數非外人所能輕易理解體會，但卻能讓人有十足的成長，更感謝指導教授朱新民老師的鼓勵與指導，以及感謝口試委員邱坤玄老師及朱蓓蕾老師的提示，讓我能順利完成畢業論文。

李 哲 誠 謹誌

中華民國109年07月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摘要

朝鮮核武問題一直是東北亞的不定時炸彈。朝鮮金氏王朝固然自此獲得國際社會之言說權。以美國而言，其在此議題之處理態度積極與否，或左或右均影響著世界局勢。何況其間還有關係綿密之日本、俄國、中國、韓國等周邊國家共同捲入此議題的處理當中。

本研究以美國小布希總統、歐巴馬總統以及川普總統，對北韓核武問題的因應做為研究標的，其間又指涉美國之全球策略、國家定位以及亞太地區的布局等。本研究以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做為研究方法，而由戰略三角以及霸權穩定法為研究途徑，經由文獻的歸納與探討，得出三項結論，各種自有盤算的北韓核武三角關係，北韓核武準戰爭邊緣戰略奏效，美國霸權無法貫徹使得北韓核武問題懸而未決。

關鍵字： 北韓核武問題、霸權穩定論、戰略三角理論、東北亞區域和平

DOI:10.6814/NCCU202001332

Abstract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issue has always been a time bomb in Northeast Asia. Of course, since then, the North Korea's Kim dynasty has gained the right of speech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far as the United States, its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is issue somewhat affects the world situation. Moreover, Japan, Russia, China, South Korea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re involved in the handling of this issue.

This study takes President Bush,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Trump's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issu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ich also refers to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strategy, national positioning and the layout of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is investigation uses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s research methods and takes strategic triangle and hegemonic stability law as research approaches. Through induction and review

DOI:10.6814/NCCU202001332

of literature, there are thre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the research results. Triangular relations that was set out various agenda for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The Brinkmanship of quasi war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 has worked. The failure of US hegemony to implement makes the issue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in suspense.

Key words: Nor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issue,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Strategic triangle theory, Regional peace in Northeast Asia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目次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1
第二節 文獻探討.....6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20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27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30
第二章 北韓核武問題之起因與影響.....35
第一節 北韓核武背景.....35
第二節 北韓核武作為與歷程.....45
第三節 北韓核武之影響.....56
第四節 小結.....64
第三章 周邊國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反應.....67
第一節 中國之反應.....68
第二節 南韓之反應.....81
第三節 日本、俄羅斯之反應.....88
第四節 小結.....95
第四章 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戰略思維.....97
第一節 美國對北韓核武的基本立場.....97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二節 小布希總統時期.....100
第三節 歐巴馬總統時期.....103
第四節 川普總統時期.....106
第五節 小結.....111
第五章 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問題的因應作為.....113
第一節 美國對北韓核武的基本作法.....113
第二節 小布希總統時期.....115
第三節 歐巴馬總統時期.....117
第四節 川普總統時期.....121
第五節 小結.....122
第六章 結論與研究建議.....125
第一節 結論.....125
第二節 研究建議.....133
參考文獻.....139
一、中文文獻.....139
二、外文文獻.....148
三、網路資源.....15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表目錄

表 1-1 北韓領導人與核試爆次數.....2

表 1-2 具備實力、責任與功能.....21

表 2-1 北韓核武與中遠程導彈發展概況表.....53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圖次

圖 1-1　戰略三角類型.....24

圖 1-2　時間範圍界定圖示.....28

圖 1-3　研究架構.....30

圖 2-1　冷戰圍堵策略下的美中蘇三角關係.....42

圖 3-1　北韓與美國、中國之三角關係.....126

圖 3-2　北韓核武發展下與美蘇中之三角關係.....128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一章 緒論

北韓核武問題一直是東北亞區域和平的未爆彈，也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在意的問題[1]。且究諸具體數字，吾人可發現歷經數任美國總統，不只未得緩解，且呈現治絲愈棼。緣何美國總統之因應卻未得出確實結果？此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本章就引發研究動機的原因，研究進行要達到的研究目的加以說明。其次，為了避免研究發散、失焦，也對研究範圍與研究對象加以界定。最後筆者也基於研究者的學術立場與個人實務，來對研究的進行加以規劃，並說明研究步驟。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北韓核武問題審視之下，可知於近代北韓歷史中，隨從金氏王朝之存在，呈現一有機發展與變異。

金日成（Kim Il-sung）任內，1948 年至1994 年掌權46 年，並未試爆任何核子武器，且終其一生，僅試射過17 枚

[1]James J. Przystup & Phillip C（2017）. Saunders, Asia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a Road Ahead, August 8, 2017,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http://inss.ndu.edu/Media/News/Article/1271631/asia-and-the-trump-administration-challenges-opportunities-and-a-road-ahead>.。

DOI:10.6814/NCCU202001332

飛彈。

到了其子金正日(Kim Jong-il)時期，從1994 年至2011 年統治北韓17 年，分別在2006 年10 月9 日與2009 年5 月25 日分別進行過2次核試爆，一生共計試射16枚飛彈。

唯金正恩(Kim Jong-un)自接掌政權以來，已於2013 年2 月12 日、2016 年1 月9 日、2016 年9 月9 日及2017 年9 月3 日計進行過4 次核試爆。除了威力愈來愈強大外，試射飛彈的數量更是驚人[2]。

北韓之核武試爆情況，整理如下：

表 1-1 北韓領導人與核試爆次數

時間	核武試驗	北韓領導人
2006年10月9日	第一次核試爆，TNT當量約數百噸，引發震度3.6。	金正日
2009年5月25日	第二次核試爆，TNT當量10,000噸至20,000噸，引發震度4.5。	
2013年2月12日	第三次核試爆，TNT當量6,000噸至40,000噸，引發震度4.9。	金正恩

[2]馬準威，＜從「嚇阻理論」與「螺旋模式」檢視北韓第四次至第六次核試爆之間的美朝戰略互動＞，《問題與研究》，第57卷第4期，民國107 年12月，頁2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2016年1月9日	第四次核試爆，TNT當量6,000噸至8,000噸，引發震度5.1。（疑似氫彈）	
2016年9月9日	第五次核試爆，TNT當量10,000噸至20,000噸，引發震度5.3。	
2017年9月3日	第六次核試爆，TNT當量10萬噸，引發震度6.3。（北韓官方宣稱為氫彈）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部分研究指出，北韓乃係藉由核武發展與飛彈試射來作為談判籌碼，除了經濟與能源援助之外，更可提出美軍自朝鮮半島撤軍、簽訂和平協議等要求。這些戰爭邊緣策略的運用，突顯了核武本身對北韓的戰略地位，以及戰術運用之意義[3]。如何解決北韓擁武問題，成了歷任美國總統的燙手山芋。

孤立主義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之一，二次戰後成為世界超級強國，而至於必須參與各項國際事務，加上歷任總統個人之意識形態影響所致，促使美國之外交政策一直在單邊主義、雙邊主義或多邊主義當中徘徊[4]，也可以說是不是以雙邊主義來對抗多邊主義，以達單邊主義的目標，就是以

[3]Pyungse Cho & Jae-cheon Lim（2018）,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making and Nuclear Weapons,*Asian Survey*, Vol. 58, No. 2,March-April 2018, pp. 320-340；Scott D. Sagan（2018）, Armed and Dangerous,*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8, pp. 35-43.

[4]Callahan, P.（2007）. *Logic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多重雙邊主義來完成多邊主義形式[5]。川普總統於2016年就任後，全面採取美國優先策略，且一反以往如小布希總統之極右保守立場，或者歐巴馬任內之自由主張，復對於北韓核武問題採取「極限壓力與交往」政策，透過軍事嚇阻與經濟制裁為壓力、經濟援助為誘因，並不排除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直接對話，以試圖改變北韓的行為[6]。

唯北韓領袖金正恩之麻煩製造者之角色依然。於2018年的元旦談話中，對美國叫陣，表示北韓即將進行洲際彈道飛彈的試射，將美國整個國家涵蓋其射程內，而核武按鈕正在其辦公桌上。

迄至本研究計劃提出之際，美國川普總統對北韓的談話語調又趨於強硬；根據軍事情報顯示北韓原先宣稱已經廢棄的東倉里飛彈基地，有再重新作業的情形，甚至北韓軍事測試的動作也有逐步升高的態勢，專家甚至認為射出「洲際飛彈」以祝福美國「耶誕節快樂」機率不低[7]。而中俄強調給予階段性之「無核化」主張，又突顯了美國之「一刀切」遲遲末見成果——北韓之不受控、拒絕被摸頭，在在使得美國霸

[5]葉基仁，＜川普全球戰略下的印度─太平洋策略＞，《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1卷1期，2017年，頁92。

[6]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3期，2019年07月，頁55。

[7]蕭徐行，＜蕭徐行觀點:中俄同盟抗美 北韓制裁再成焦點＞，《新頭殼》，2019 年 12 月 23 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12-23/344581。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權下之東北亞，呈現一種霸權無法掌控之區域安全難題。

以美國川普總統任內，其對北韓核武問題採取了哪些政策與反應？與美國前任總統之作法有何不同？唯川普任內所面對的東北亞情勢膠著，又與前任時期有何差別？以北韓並中國、日本乃至南韓，又對無核化議題各自存有哪些盤算？更直接的說，北韓核武問題，已非美國說了算。同時也牽動各國之合縱連橫，必須讓更多區域國家參與、投入，也因此美國對相關各國之結盟、談判，亦是美國對北韓核武問題之策略的一部份，此亦為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向度與動。

二、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目的之設立是為了達到研究動機的滿足的前提下，藉由本研究之進行，欲達到，達到以下研究目的：

（一）明白北韓核武問題之發展與形成過程。

（二）整理美國總統，特別是自小布希總統以來，對北韓核武問題處理之策略與思維。

（三）歸納美國總統，特別是自小布希總統以來，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因應作為。

（四）對美國之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之因應策略與作為，基於所學及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二節 文獻探討

一、期刊部份

（一）馬準威，＜從「嚇阻理論」與「螺旋模式」檢視北韓第四次至第六次核試爆之間的美朝戰略互動＞[8]

該研究指出2016年1月6日北韓進行第四次核試爆至2017年9月3日進行第六次核試爆，是北韓史上最密集發展核武及遠端投射能力的時期，這使美朝關係因此陷入年金正恩掌權以來最危險的時刻。該文對這段期間的美朝戰略互動進行梳理，發現雙方關係較貼近「螺旋模式」，而非「嚇阻理論」假設。據此，若美朝對彼此「認知（perception）」無法調整，則雙方將因自我的不安全感無法解除，使對峙局面持續。而美朝關係能否走向緩解，關鍵不在美朝無止盡地提升對彼此的嚇阻手段強度，而在於美朝間能持續遵守對對方的善意承諾。該文之研究時期，與本研究聚焦之川普總統就任後貼近，其立論觀點可做為本研究之參考。

[8]馬準威，＜從「嚇阻理論」與「螺旋模式」檢視北韓第四次至第六次核試爆之間的美朝戰略互動＞，《問題與研究》，第57卷第4期，民國107 年12月，頁24。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二）河凡植，＜中國大陸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戰略與其對南北韓政策的影響：從權力轉移觀點分析＞[9]

該文指出中國大陸對周邊局勢採取強勢外交政策，引起周邊國家與美國的反彈與警惕，也使得美國於歐巴馬總統任內採取「重返亞洲」政策，加強與東亞區域國家同盟關係，也增加中國周邊局勢的不確定性。對此，中國陸對美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推動對雙方問題、東亞區域問題的合作，以避免雙方衝突與確保其核心利益。但是，東海領海主權問題拖累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核心利益，故加深了中國與南韓、日本等美國同盟間衝突。此一問題阻擋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建立。唯在北韓無核化相關議題上，中國，與美國、南韓、日本等國，採取了相似態度。中國並藉北韓核武問題以為中介，而進入國際對話場域，例如北韓第 3 次核試驗，中國即參與國際社會對北韓展開同步經濟制裁，並認為以多邊經貿合作，可藉由北韓共產政權之穩定，進而謀求北韓穩健政權之出現，如此北韓政權可做為「中」美間之緩衝地帶。此觀點由國家現實利益觀點著手，提供了中國回應北韓問題之另一種思維。

[9]河凡植，＜中國大陸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戰略與其對南北韓政策的影響：從權力轉移觀點分析＞，《展望與探索》，第12卷第5期，民國103 年5月，頁24。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三）河凡植，＜東北亞權力結構的變動下南、北韓軍事安全對峙與外交角力（2012~2016）＞

該論文採用新古典現實主義概念，探討2012 ~ 2016 年兩韓安全競逐與其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發現：金正恩的核武戰略與朴槿惠的外交政策，皆是受到東北亞國際權力體系的壓力與國內層次的因素而採取。對北韓而言，國際體系的壓力是指東北亞相對權力分布變動，北韓在兩韓安全競爭上處於劣勢狀態，加上南韓保守政府與具超強軍事實力的美國，採取敵對北韓政策；國內層次的因素則為金正恩採取經濟開發並強化抵禦力並進路線，藉此爭取軍隊與人民的信任與忠誠，以凝聚內部的團結，穩定其政權，並以此展開強硬外交與全方位外交政策。至於南韓，東北亞國際權力體系的壓力是指北韓強化核武的非常規武器力量威脅南韓國家安全，國內層次的因素為保守派政府在兩韓問題上將安全作為優先考量，對北韓政策強調警惕態度，保持北韓先放棄核武再推動雙方交流的態度，同時為了施壓北韓，於外交戰略由「聯美和中」，轉換為「盟美牽中」，引進「薩德」。如此安全對峙，加劇了朝鮮半島局勢的不確定性，兩韓的外交角力也受到中美角力與美日外交關係等東北亞國際體系因素的限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制，無法取得外交成果。該文由北韓與南韓之微妙緊張又合作之吊詭關係，析論外交策略所展開之內、外因素，可做為吾人在析論北韓於東北亞區域和平以及與南韓對峙之參考。

（四）黃奕婷、張登及，＜冷戰後韓美同盟變遷之研究（1992-2013）＞[10]

該文探討韓美同盟的變遷，以了解美韓關係於韓國四任總統任內之變遷。研究發現，同盟強度同時會受到結構面與認知面因素的影響，並與韓國國內政府變動和對威脅的認知有關。威脅既有客觀的北韓核武與中、朝、韓關係親疏變化，也有對北韓、中國與美國的主觀認知[11]。

其間，美國作為體系霸主的能力與北韓軍事威脅作為物質性因素的持續存在，是韓美同盟沒有從危機走向瓦解的根本原因。韓美不對稱同盟使得韓國即便擔心「被牽連」，但其壓力尚不致使韓方拋棄同盟。然而，中國崛起後，於經濟領域影響了及韓中貿易關係，而另一個隱性因素但引起注意的，是中國能力提升後，所可能在地緣政治上減少對北韓的

[10]黃奕婷、張登及，＜冷戰後韓美同盟變遷之研究（1992-2013）＞，《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8卷第4期，2017年10月，頁61-112。
[11]黃奕婷、張登及，＜冷戰後韓美同盟變遷之研究（1992-2013）＞，《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8卷第4期，2017年10月，頁61-11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依賴和容忍。這兩個因素使得韓國對中國留有合作之餘地，且川普總統對北韓施壓前的「川習會」，亦顯示華府也必須徵求北京意見，以處理北韓核武問題。其次則在於中韓建構於歷史中微妙的中主與蕃薯情結，尤其美國單邊主義的作風往往忽略了韓國，加上中國對於北韓有一定程度的鎮壓作用，也使得韓國不住於美國與中國之間進行關係的調整[12]。該文由韓國之觀點來分析於美國、中國與北韓之間相互關係的變遷，無論或近或遠，亦都在求國家最大的利益，並對北韓可能攜手和平並統一可能性的尋求。

（五）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13]

迄至川普總統就任之後，即對北韓之核武問題，採取了經濟制裁與軍事行動並進的懲罰性手段，而以政治接觸，以及經濟援助作為獎賞方式，試圖形塑北韓的行為[14]。該文亦指出，南韓由進步派人士文在寅（Moon Jae-in）接替對北採強硬政策的保守派出任總統，也開啟了南北韓之間對話的

[12]黃奕婷、張登及，＜冷戰後韓美同盟變遷之研究（1992-2013）＞，《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8卷第4期，2017年10月，頁97-98。

[13]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3期，2019年07月，頁55-99。

[14]盧業中，＜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3期，2019年07月，頁55。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可能性。於2018年4 月27 日，南北韓領導人在板門店的「和平之家」舉行「文金會」，並在會後發表《為促進韓半島和平、繁榮、統一的板門店宣言》（*The Panmunjom Declaration for Peace, Prosperity and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誠是為一里程碑。唯金正恩難以預測的言行，卻使得東北亞不住陷入推車撞壁之危局中，包括2018年5月間嚴厲批評美韓聯合軍事演習之事，隨後雖首次進行川金會晤，達成四點共識，唯對非核化之定義尚未有具體進展，而於2019 年2月27 至28 日於越南河內進行之川金第二次會晤，還是以未達成共識告終。以北韓而言，似乎掌握了核武而成為談判並獲取國家最大利益之籌碼，而美國亦復欲透過無核化之達成，再次確定其霸主地位。

（六）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15]

該文以川普之強勢外交施之於北韓來分析，包括運用了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各種強制性手段，而強制作為所涉及的是：考量北韓接受協議的可信度與平壤採取報復的後

[15]胡敏遠，＜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3期，2019年07月，頁101-150。.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果，並回應美國是否有對北韓動用武力的決心的議題。該文並指出以美、朝博弈的發展趨勢來看，美國恐難以單極模式達成「無核化」的目標。因此提出美國須與區域國家及大國合作，方才能共同解決核武問題。

（七）蔡明彥，＜當前東亞安全問題中的中國因素分析－以地緣政治、經貿整合與北韓核武問題爲例＞[16]

該文指出該文進行研究之2009年之際，東北亞美國及其亞洲盟友，於當時導因於區域權力結構，以及政治制度結構等結構面成因，所對中國導致之不信任。其中北韓核武問題，尤其顯示出中國與美國亞洲盟友不同步之態勢。

究諸當時北韓國內經濟情況惡化，加之當時金正日之個人健康傳言不斷，都可能危及北韓政權的穩定，加之美軍與南韓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也讓朝鮮半島的傳統軍力平衡對北韓逐漸不利。且在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發生後，美國布希總統拒絕和北韓進行雙邊對話，堅持必須透過多邊管道管理北韓核武問題，並要求中國應扮演積極的協調角色。中國評估相關情勢後，認為：不加入多邊對話的風險將超過加入的

[16]蔡明彥，＜當前東亞安全問題中的中國因素分析－以地緣政治、經貿整合與北韓核武問題爲例＞《全球政治評論》，第26期，2006年，頁1-20。

DOI:10.6814/NCCU202001332

風險，於是同意參與「六方會談」的多邊對話[17]。這些都顯示出，「中國因素」在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問題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國積極營造和平形象之際，周邊國家仍對「中國崛起」抱持若干憂慮[18]。該文主要深入小布希總統任內，以及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之際，整個東北亞態勢的分析與盤整。一方面吾人可理解美國當時的政策；另一方面亦藉以了解中國由一帶有武力的強國，如何變異成國際社會之參與者。

二、學位論文

（一）林金樹，《北韓核武問題下的中國角色研究——以「六方會談」為例》[19]

該研究以「六方會談」之中國角色為探討標的。「六方會談」出現於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後，適逢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中共有感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凸顯的「單邊主義」作風，體察到美國處理北韓核武問題的嚴肅態度，深恐一旦美國決定對北韓採取行動，中共必遭波及，將嚴重影響其經

[17]Bonnie S. Glaser and Wang Liang,North Korea: The Beginning of a China-U.S. Partner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1, No.3，2008, p.168..

[18]蔡明彥，＜當前東亞安全問題中的中國因素分析－以地緣政治、經貿整合與北韓核武問題爲例＞《全球政治評論》，第26期，2009年，頁20。

[19]林金樹，《北韓核武問題下的中國角色研究──以「六方會談」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2年。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是以改變原先「旁觀者」之角色，轉而積極扮演「調解者」與「參與者」，陸續舉辦數輪的「六方會談」，揭開朝鮮半島歷史新頁。

就美國而言，始終認為朝鮮半島和平機制建設必須與未來無核化進程以及北韓政權變革過程同步進行；在策略上，在維持駐韓美軍和強化美韓軍事同盟的同時，並出現了與日韓之區域合作、分擔責任、共同應對北韓核武器威脅的變化；同時鼓勵和施壓中共積極影響北韓棄核與行為的變化；在半島的軍事行動方針上，更是出現了以威懾北韓的軍事挑釁行動到強化對韓國的「核保護傘」。美國固然擁有實力和條件停止或化解北韓核武問題，惟北韓核武問題的存在，也可做為美日安保、美韓同盟賴以持續維持或強化之假想敵或威脅來源；該研究出，美國的態度是決定朝鮮半島危機的關鍵，而朝鮮半島在美國東亞戰略構想中的地位和作用，仍然只是美國維持在東亞安全局勢中主導地位不可替代的「棋子」[20]。

而就中共而言，固然主張以棄核為優先，且北韓政權崩潰較其成為「核大國」，對中共之國家戰略發展影響更鉅，是以該研究認為中共不排除將北韓無核化要求之順位後移，

[20]林金樹，《北韓核武問題下的中國角色研究──以「六方會談」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2年，頁103。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並採取了北韓體制之穩定為優先，致令北韓從核之「終結者」，轉為「管理者」；另外也會基於北韓內部穩定之維持，持續對其進行有限度之能源與糧食援助，並透過資本、技術輸出和產業移轉，及開發其境內資源與援助基礎設施建設，以協助北韓國家正常發展。並維持其親「中」政策，而不致垮台，進而維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21]。美國、中國之對北韓核武問題，均有各自盤算，甚或北韓亦有自己的盤算，這使得東北亞問題更為複雜、難測。

（二）廖欣慧，《日本對北韓核武危機之因應： 安全與同盟困境之視角》[22]

該研究在探討日本以及北韓兩個行為者。兩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困境中求生，同時因各有盟國而處於同盟困境的制約下。其中北韓的不安全感引發了對核武的追求，但北韓的擁核加上反覆採取戰爭邊緣策略，進行多次的核子試驗和飛彈試射，造成日本不安，使日本民眾產生相當程度的受害者情結，這種驅力使得首相安倍晉三利用了北韓所製造的

[21]林金樹，《北韓核武問題下的中國角色研究──以「六方會談」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2年，頁103。
[22]廖欣慧，《日本對北韓核武危機之因應：安全與同盟困境之視》，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8年。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安全困境，推動日本的「正常國家化」，試圖重構日本國家安全架構。該研究指出日本軍事擴張有其必然性，然而，一旦日本與北韓軍事力量上升，則勢必造成東北亞地區其他國家對軍力擴張的渴望[23]。

（三）林展弘，《冷戰後中美在朝鮮半島的政策比較——以權力平衡理論探析》[24]

朝鮮半島位處陸權國家的心臟地帶與海權國家的邊緣地帶，對陸權國家而言，是連接海洋建立海權的重要跳板，對海權國家來說，則是向陸地擴張勢力的戰略捷徑，而此區域更是中國、俄羅斯、日本、南韓、北韓等權力競逐的主戰場，再加上美國在此經營布局已久，複雜的國際關係在此合縱連橫，時而欣欣向榮充滿希望，時又戰雲密布一觸即發。以美國之對朝政策而言，首先追求的是維持朝鮮半島的現狀，其次才是推動有利於美國的半島統一。且因「維持分裂和保持適度緊張」現狀的需要，使得美國一直維持著雙重遏制的態勢，不僅需要遏制北韓武力挑釁或南下赤化統一，同時也防

[23]廖欣慧，《日本對北韓核武危機之因應：安全與同盟困境之視角》，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2018年，頁110。
[24]林展弘，《冷戰後中美在朝鮮半島的政策比較以權力平衡理論探析》，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2年。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止南韓單方面改變朝鮮半島的現狀[25]。

對中國而言，確保朝鮮半島局勢穩定與金氏政權存續關乎東北三省的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更是突破美國戰略封鎖的前哨站，這使得中國採取相對支持北韓的態度。並循著1.促使南、北韓和平統一；2促成美國與北韓關係正常化，3.說服東北亞各國增加對北韓的各項支持力量，4敦促北韓棄核改走改革開放路線[26]，此四大路線來展開與北韓之外交關係。

由該研究亦在二戰後美中對北韓之策略，顯示此兩大國於北韓並東北亞之角力，頗有鑿痕。

（四）劉芳君，《北韓核武議題對東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27]

該研究主要探討金日成、金正日暨金正恩時期核武政策與實質進展，分析北韓核武發展對東北亞區域安全的影響，並藉以解釋北韓運用核武與東北亞大國互動的關係。研究發現北韓領導人，如金正恩而言，其發展核武之目的，在於鞏

[25]林展弘，《冷戰後中美在朝鮮半島的政策比較以權力平衡理論探析》，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2年，頁124。
[26]林展弘，《冷戰後中美在朝鮮半島的政策比較以權力平衡理論探析》，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2年，頁123。
[27]劉芳君，《北韓核武議題對東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固政權、經濟利益及成為擁核國家，且由於其無論於「文金會」高峰會或者「川金會」會談之出爾反爾之核武承諾來看，未來朝鮮半島落實無核化的可能性甚低，也將是影響東北亞區域安全的關鍵因素。

（五）陳怡萍，《美國與北韓外交互動之研究：核武嚇阻與經濟制裁的平衡》[28]

北韓經歷大飢荒、經濟發展停頓的情勢，卻仍能依靠國際組織的人道支援，保留現有約兩千五百多萬人口以及現役部隊約一百二十多萬人民軍，且終於在 2017 年 11 月底發展出可攻擊美國本土的核武能力。

至於美國，由小布希以迄川普總統的北韓政策，呈現出高度的不一致性，導致政策效力降低。該研究嘗試透過事件資料的分析，檢視北韓自金正日掌權、美國自小布希上任以來至 2018 年底的外交互動，認為北韓希望透過威脅持有、持有核武迫使美國同意正常化雙邊關係與承認北韓擁有核武的合法性；且由於政策工具之不對稱，以致北韓逐漸取得持有核武的能力與技術，並發展成實際擁有核武之國家。至

[28]陳怡萍，《美國與北韓外交互動之研究： 核武嚇阻與經濟制裁的平衡》，國立中央警官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於美國對北韓之外交政策仍未告捷。

（六）張正樺，《經濟制裁對北韓發展核武影響之研究》[29]

關於北韓之核武試射，聯合國祭出最嚴厲的經濟制裁；美國也對北韓採取了「單邊制裁」。但各國為了各自的戰略布署及經濟利益考量的情況下，為了規避聯合國禁止的行為，往往透過非法管道與北韓私下交易，致使經濟制裁無法達到目的。

期間北韓運用美、中、俄、日、韓各國之間的矛盾，爭取發展核武的空間。然後又以試射所引發的區域不安來增加談判籌碼。以本研究所立論之霸權穩定論來看，美國之經濟制裁緣何無法生效？且區域大國又於其間如何展開與北韓之同步同聲氣？均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向度。

（七）羅翊豪，《北韓金正恩政權核武外交之研究》[30]

北韓是20世紀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瓦解，冷戰時期結束後是少數仍由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歷經金日成及金正

[29]張正樺，《經濟制裁對北韓發展核武影響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家安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9年。

[30]羅翊豪，《北韓金正恩政權核武外交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家安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8年。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日執政，於2012年金正恩接任勞動黨第一書記和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後，北韓正式邁入金正恩掌政的時代。

對於北韓領導人而言，核武是政權存續的保命符，也是嚇阻自衛的軍事武器，讓敵對國家不敢輕易採取軍事行動，同時核武又是北韓從事外交勒索及議價的工具，更是與美國及周邊國家談判的籌碼。當北韓成功完成氫彈試驗及發展洲際彈道飛彈，具備有核武打擊能力時，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並以此作為外交的工具，遂行「核武外交」引起世界各國注意。

北韓是地處東北亞邊陲的貧瘠小國，要如何在美國、南韓及中國之間建構一個「複合式均衡關係」，該文主要探討北韓金正恩政權如何應用核武及飛彈操控國際政治，促使與美國、南韓及中國等國家進行對話及會談，以謀取利益。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 研究途徑

（一）霸權穩定論

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簡稱 HST），是由 Charles P. Kindleberger 於七〇年代，所率先提出的。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而 Robert O. Keohane 於「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一書中，正式提出了此名稱[31]，該理論假設國際體系內各國之間權力資源的改變，會導致國際體系的改變，並由各國之中最強大的國家，獲得霸權的身份，且國際體系中之霸權國家，除了可以提供商品、市場、資金與安全等公共財之外，也會藉以來懲罰破壞規則者，進而使國際體系穩定得以維繫[32]。霸權於國際局勢並國際和平當中，所應具備之實力、責任與功能如下：

表 1-2 具備實力、責任與功能

面向	內涵
實力面	有足夠的軍事與經濟力量，能控制物質資源，結合組織能力，以及維繫制度運作。 能將自身規則及願望，施加於經濟、政治、外交甚至於文化領域，發揮群體內其他成員欠缺的能力、服務或功能，進而影響其他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行為，藉以獲得利益。

[31]該書原文名為: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32]Kirshner,Jonathan, Peter A. Gourevitch, and Barry Eichengree.（1997）.Crossing Disciplines and Charting New Paths: The Influence of Charles Kindleberge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1（2）: pp.333-345。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責任面	霸權涉及領導、正當性、權威與應允，而非僅依恃武力或強制力的支配。 霸權必須信守自由主義的價值，否則可能發展成帝國體系，在政治和經濟上限制實力較弱的國家。 霸權國有責任確保開放貿易體系與貨幣穩定，且必須防止欺騙與搭便車行為，執行自由經濟規則，鼓勵他國分擔體系維護的代價。
功能面	為夥伴國提供領導，引領群體的集體方向，在制度上投入資源，成為足資仿效的模式或典範，強化正當性，換取服從的回報。 運用擁有的資源及權力優勢地位，建立符合其利益的國際制度與規範，提供國際建制、穩定的國際通貨及國際安全等公共財，促成全球的發展與穩定。 發揮議題設定、動員、決策、管理、創新等功能。

資料來源：呂光耀，<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國防雜誌》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自二戰之後，美國無疑是全球最具實力的霸權國。其所標舉的「民主」、「自由」；但凡未民主或自主之國家，向來被視為破壞規矩者，北韓即是其中之一。唯隨著國力之此起彼落，如中國之國力崛起，並展開了霸權的競逐，美國也面對了霸權可能轉移之霸權終結。中國則是與美國霸權展開競逐的國家。希企藉由建立國際政治制度，所獲得之權力的合法性，來獲得結合結構利益與制度利益的綜合利益，此是為霸權之「位置性利益」[33]。此競逐亦展開於對北韓核武問題之約束力道。

（二）戰略三角理論

戰略三角概念，是指三個國際社會行為體間的關係，三者彼此相互牽連，任何一個國家的安全，在相當程度上，繫於另外兩個國家間的關係與互動。此模式的成形有其主客觀要件。在客觀上必須要有三個理性行為者，同時，這三個行為者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能夠自由地與任何另一方進行合作或對抗；主觀上，行為者必須認知到彼此在戰略上的密切性。在戰略三角中，任何一組雙邊關係，不可避免地受到另外兩

[33]宋偉，《捍衛霸權利益：美國地區一體化戰略的演變（1945-200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組雙邊關係的影響。任一行為者對其他兩個行為者的一舉一動，也都會用「放大鏡」來觀察，因此，某一方的政策或行動，很容易觸發其他兩方的相對反應，產生「情勢螺旋式」的升高現象（spiral escalation phenomenon），而形成典型的「三重反應」（triadic response）。

從戰略三角之不同程度之「友好」與「敵對」關係的排列，可以歸納出四種戰略三角的類型：「三邊家族型」（Menage a trois）、「羅曼蒂克型」（Romantic triangle）、「婚姻型」（Marriage）及「單位否決型」（Unit-veto）。且此關係仍係隨著國家之利益的尋求，而呈現有機變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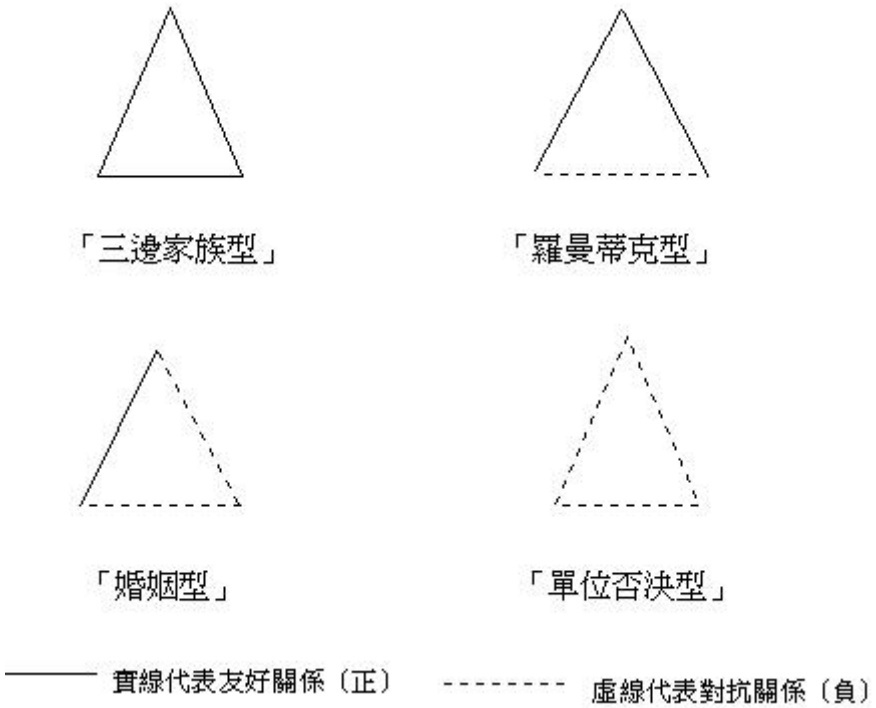

圖 1-1 戰略三角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document Analysis），又稱為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以匯集他人所做之相關研究，加以分析其研究結果與建議，並指出需要驗證的假設，說明這些建設性的假設是否有拿來當作研究基礎的價值。此研究方法是從既有的資料，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34]。以研究方法之進行上，是指從以前的調查及資料中，蒐集現成的資訊，進行分析。並藉由歷史事件發生的前後順序，配合文獻分析來做宏觀之探討。

文獻資料的來源包羅萬象，包括具有公信力及學術價值的學界研究、政府報告、企業組織資料、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依其來源大致可分為原始資料與評論資料兩類。本研究於文獻分析法之使用，包括本研究立足之霸權穩定論以及三角戰略理論。以及金正恩核試並美國

[34]許禎元，《政治學研究與網路應用》，臺北：立威出版社，1998 年，頁 19。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川普總統之談話以及因應等。另外學界所提出之研究成果並期刊，亦都是文獻蒐集的方向。

（二）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的應用，主要是以歷史學的角度，運用資料及方法，從事物的縱向面來加以分析，藉由檢視歷史事件或不同的文化脈絡，研究者可以從中概化出新的概念且擴充其觀點[35]，在國際關係研究的領域裡，歷史研究法主要透過對國際事件的回顧，將歷史上發生的事件背景原因，經由時間進程找出某種因果關係或相互關係[36]。

本研究之歷史研究法，由歷史脈絡之視角梳理二戰以來，包括南北韓之形成、美蘇冷戰，乃至中國威脅論之興起，並北韓國家領導人金日成、金正日到金正恩任內，面對之國際局勢，以及相關核武器之策略運用等。

[35]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譯（W. Lawrence Neuman 著，《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36]閻學通、孫學峰，《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43。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 時間範圍

北韓的核武計畫自1950年代開始，1965年北韓在寧邊設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咸鏡北道的飛彈試驗場亦於1982年竣工啟用，美國於1985年證實北韓核武設施後，迫使北韓加入禁止核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而結束；另外早於2001 年8 月，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更公開指稱，北韓所擁有的鈽原料，至少可製造 2-3枚核彈，至多可製造 4-5 枚核武[37]。

然後2003 年1 月，北韓宣布退出「核武非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引發朝鮮半島第二次核武危機。此歷程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迄今歷經了金日成、金正日到金正恩三位北韓之國家領導人任內。且隨著核武技術越能夠掌握，越能夠為之於國際談判桌上使用，而其擦槍走火之可能性亦復大增，

[37]Larry A. Niksch（2003）,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Systems*, CRS Report for the Congress, 2003,pp.6..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北韓核武問題越來越嚴重，特別是川普總統任內，來到前所未有的高點。本研究將時間範圍如下：

圖 1-2 時間範圍界定圖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二）空間範圍

與時間範圍必須同步界定的是空間範圍，更確切的說，北韓核武問題，向來就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背景尤其牽涉到與北韓親善之中國的態度並其綜合國力之提升。特別是中國1997年宣佈「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後，中國承擔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國際責任的欲望和能力也不斷增加[38]，迄至習近平於2016年就任國家領導人後，隨即拋出中國夢與「一帶一路」倡議，展開對開發中國家之經濟援助——這些都某種程度顯示出中國對其國際國語權並國際地位之強勢掌握。另外，日本向來與美國同盟，還有北韓核武首當其衝之南韓，相關態度都關係到北韓核武問題之解決，也都應於空間範圍被列入。

二、 研究限制

（一） 以研究方法產生之限制

北韓核武問題是為本研究之重心所在，由於北韓向來與中國交好，長期以來我國對與中國有關之共產主義國家與極權國家，向來受美國之浸濡極深，以本研究所採取之歷史研究法與文獻分析法，於文獻之攫取與解讀之中，難免受到影響，如此考驗到筆者對資料之判讀，此是為研究之限制一。

（二） 以資料蒐集之限制

北韓核武之主要出現地理場域，乃是在北韓。過程中勢

[38]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下）＞，《國際觀察（上海）》，2007年第3期，2007年5/6月，頁40~41。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必有許多第一手資料加之學者的研究，唯受限於資料取得並筆者對韓文之造詣，不過可以追劇，是以無法蒐集並研讀這些資料，此是為出於筆者由於個人學養所形成之資料蒐集的侷限。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架構

按研究目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並結合立足之理論，建立起本研究之架構，茲以圖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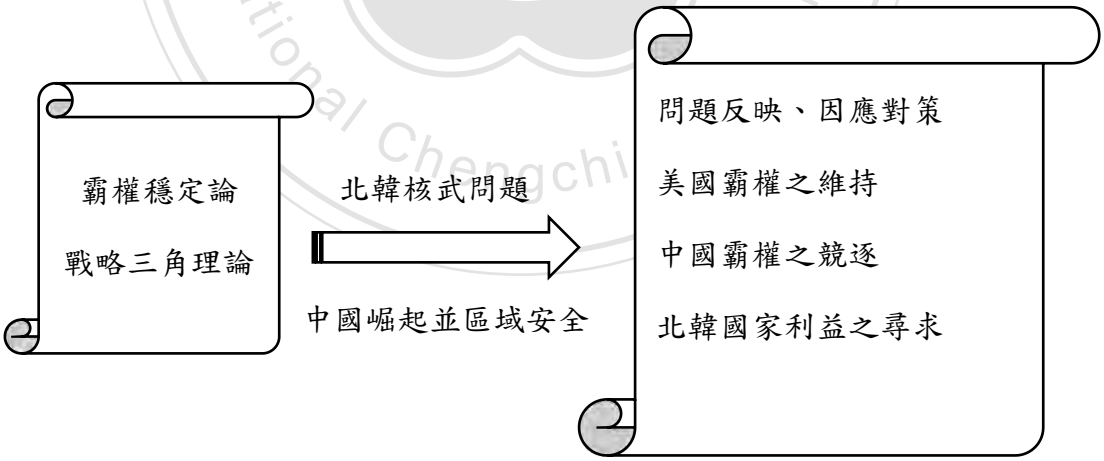

圖 1-3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二、章節安排

第一章緒論

本章主要就研究者的立場來說明之所以進行研究之動機與所欲達到之研究目的;其次界定並說明本研究進行之相關設計、使用途徑、方法以及對整個架構的鋪排與掌握。第三說明本研究以研究方法之進行，可能產生的研究限制。另外即是對目前學界所發表之論文與期刊進行研究進行之前的總體梳理。

第二章、北韓核武問題之起因與影響

本章聚焦於北韓核武問題產生之原因，並以北韓特別之極權小國之立場來檢視發展核武之「壞小孩」的角色，對國家之總體利益思維並於國際世界之言說權之取得的必要性。茲分為四小節加以分述。

第三章周邊國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反應

以北韓基於國家利益而發展之核武，受到最大衝擊的除了美國之國際秩序維護的國際警察角色之外，即是緊鄰之周

DOI:10.6814/NCCU202001332

邊國家，除了恐遭池魚之殃之外，個別國家亦因此「壞小孩」而或譴責或暗中支持，或者以個別之對北韓說話管用之工具性角色出現，或者與美國聯成一氣之羅曼蒂克關係，甚或三角鼎立、各自為政，各自掙取自己國家之利益。有關周邊國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反應，本章之安排，共分三小節加以整理。

第四章、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戰略思維

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問題所採取之戰略思維，為本研究的重點，唯各住總統由於對美國之角色及介入國際事務之態度不同，其戰略思維亦有所差異。本章分述小布希總統、歐巴馬總統以及川普總統任內之戰略考量之變異，共分四小節。

第五章、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問題的因應作為

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因應作為，亦是本研究之另外一個重點，在戰略及立場影響之下，所採取的作為亦復不同。本章亦按小布希總統、歐巴馬總統以及川普總統之各自因應作為，進行歸納。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六章、結論與研究建議

提出結論以作為本研究之成果。以國家現實理論並三角戰略所探析之美國對北韓核武問題之戰略並因應作為，以及所帶出之影響。其次並以所學及個人之觀察，提出研究建議。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二章 北韓核武問題之起因與影響

本章聚焦於北韓核武問題產生之原因，並以北韓特別之極權小國之立場來檢視其發展核武以致動輒引發眾怒之「壞小孩」的角色，所產生對國家之總體利益思維並於國際世界之言說權之取得的必要性。茲分為四小節加以分述。

第一節 北韓核武背景

北韓核武背景之形成，與共產主義蔓延加之北韓內政以及金氏王朝之政權的延續有著密切關係，本小節茲加以分述。

一、二戰後呈現變異之美中蘇大三角

（一） 蘇俄之擴張策略與濟世思想

列寧（Vladimir I. Lenin）於1917年發動「十月革命」之後[1]，並成立蘇俄（Soviet-Russia）[2]。便積極採取擴張策略（strategy of expansion），不斷對周圍國家進行併吞。1940年吞併了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而在戰時，它亦控制了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

[1]蘇聯是1922年才成立的，見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1997年，頁9。
[2] 葉自成，《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1997年，頁9。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巴尼亞。一項容易被忽略的是列寧所奉膺之信仰，他曾研究馬克斯（Marx）和克勞塞維茨的思想，並因而發展出兩項大戰略，階級鬥爭（class-struggle）；並戰爭是為一種政策工具。迄至史達林（Joseph Stalin）和共產黨，亦都受到列寧思想的影響。開始蘇聯敵視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並認為所有非共產國家都是潛在敵人，故必須主動將四周國家赤化並扶植外國共產勢力，才能自保。而北韓即是為非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他們亟欲感化的對象。

除了意識形態之外，還有一項長期潛藏於俄羅斯民族意識中的，此即如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所說的，有一種「很久以來就有一種預感：俄羅斯注定負有某種偉大的使命，俄羅斯是一個特殊的國家，它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俄羅斯民族的思想界感到，俄羅斯是神所揀選的，是賦有神性的。這種情況起自莫斯科是第三羅馬的古老概念。」[3]此責無旁貸之救世主義不唯形成於俄羅斯民族深層意識之中，亦與宗教信仰緊密相關。以基督教之傳布而言，俄羅斯屬於東正教，「在東正教的拜占庭王國衰落以後，莫斯科王國成為保留下來的唯一的東正教王國。「俄羅斯人使命是成為真正的基督

[3][俄]尼·別爾嘉耶夫，汪劍釗譯，《俄羅斯的命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教、東正教的體現者與捍衛者。」[4]其宗教策略方面，教會與國家緊密結合，同時教權亦依附於皇權之上，沙皇不只凌駕於宗教領袖之上且亦被賦予宗教使命。是以其皇權之實施向來有蘊有基督教感化天下、普濟眾生的救世精神，這樣的濟世主義，加上以共產陣營之老大哥的身份，極力強調對非資本主義國家的擴張，使得二戰之前，蘇俄即開始對北韓進行扶持。

以朝鮮半島來說，二次大戰結束之後，美、蘇分別佔有朝鮮半島的南部和北部。並各自成立「大韓民國政府」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以致如台灣與中共、南越與北越一般，朝鮮半島亦呈現對峙的局面。迄至1950年，在蘇聯的支持之下韓戰爆發，中共也隨後加入戰局。蘇聯最初的計畫意欲全面赤化朝鮮半島，唯美國加入之後，只得放棄，轉而利用中共之軍力把美國軍力牽制於遠東地區。唯美國在科技的優勢，加之韓戰的刺激之下，總體軍事預算和軍力均大幅提升[5]。使得朝鮮半島呈現了迄至目前為止的對峙卻又已然釋放出和解訊息的局面。

[4][俄]尼·別爾嘉耶夫，雷永生等譯，《俄羅斯思想》，北京：三聯書店，1995 年，頁 8。
[5]朴斗福，《中共參加韓戰原因之研究》，台北黎明文化，1977年，頁304。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二）新中國與蘇聯之競合

1949 年新中國成立。此受蘇俄共產黨所加持而奪得政權的中共，政權成立不久毛澤東即確定了「一邊倒」的核心三大對外戰略，不只與蘇聯結盟，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且對否認中共政權的美國，採取反對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且為喚起其他受壓迫的殖民、半殖地的同仇敵愾之情，而喊出維護世界和平的口號，支持民族解放運動[6]。

與蘇俄之關係，一度於史達林去世之後，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Leonid Khrushchev），於 1953 年之蘇共二十大中宣言，決定採取和平共存策略[7]，來保障蘇聯在歐洲的既得利益，緩和東西方的緊張關係，加之此宣言要求中共配合裁軍談判及節制軍事行動，不顧中共面臨隔海蔣介石政權高喊「反攻大陸」，並美國協防台灣海峽的現實。此是時中共之政權亦未獲得國際社會之承認。如何能隨從赫魯雪夫之和平共存策略？加之蘇聯的擴張主義已經威脅到中共北部的疆域，凡此種種使得中共出於政權之維護，採取了「早打、大

[6]查君紅，<中國戰略利益：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判定之比較>，《中國在線》，網址：http：www.cnolo.com/China/ns/2007424/0265347249.htm

[7]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裡說出「和平過度的看法」，認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越來越增加，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議會鬥爭來取得政權。但是毛澤東認為，從理論上、原則上講，不通過暴力革命是不能奪取政權的，因為資產階級不會自動讓出政權，一定會使用暴力鎮壓無產階級的，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理論原則問題。這是戰略問題。但是，在和平時期，為了爭取群眾、動員群眾，可以提出一個策略口號，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議會鬥爭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打、打核戰」全面大戰的戰略方針，而軍事鬥爭直接點名蘇俄：「北面防俄、西南防越、東南防台」為目標[8]。而後 1963、64 中蘇又因意識型態路線之爭而致中蘇關係惡化。而後諸如因蘇聯表態不贊成中共發展核武，而於 1963 年 7 月與美英，共同簽定部分核武禁試條約，以致中共也發表「中間地帶論」[9]，爭取反蘇反美的國家。1966 年中共更是在國際上高喊「反蘇修」，雙方撕破臉的狀態下，中共所欲爭取的是藉由對蘇聯非純正共產主義路線之抨擊，來標榜自己之純正，進而獲得共產國際之認同。希望成為大哥的野心已然展露。這些不斷因自己國家之利益的盤算，而致出現齟齬之外，基本上中蘇依然同屬共產陣營，兩國在國際上互通聲息。

唯美蘇冷戰，令中國有了縱橫的空間，是與蘇聯嗆聲或友好，或是對美國釋出空間，影響著美蘇冷戰之陣容與氣勢。1971 年中共終於進入聯合國，加之 1979 年中共與美國正式建交，亦呈現中國與美國之關係由極度冷戰開始傾向友好。

---

[8]沈有忠，<中共解放軍戰略與軍事裝備的現代化>，《展望與探索》，第 2 卷第 8 期，2004 年 8 月，頁 37。

[9]1947 年 11 月 6 日，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一篇紀念十月革命 30 周年的社論稿時加寫的一段話中指出：我們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與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組成的力量打倒我們的敵人。美國只不過是打著「反蘇反共」的旗號，積極向處於美蘇之間的廣大「中間地帶」國家進行滲透，擴大其勢力範圍。到了 50 年代中期後，為了突破美國的遏制和一邊倒的不平衡，「新中國」再次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對「一邊倒」外交戰略的突破。進入 60 年代後，中蘇兩黨逐漸出現了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並最終演變為意識形態的大爭論和兩黨兩國關係的破裂，由此毛澤東開始重新強調中間地帶的思想。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三）美國世界秩序並對亞洲利益之維持

美國自立國至今，由於其立國乃因清教徒搭載五月花號前往，而於美國大地上開拓出一片美好國度，是以始終認為自己是特蒙天庥。不只是上帝的選民，生活在山巔之城（city upon a hill），同時也是自由燈塔及民主堡壘，肩負向外散播自由價值與民主制度之使命，這種態度始終是美國處理對外戰略的一個鮮明特點[10]。而後於二戰之後，又因著歐洲諸國敗落，其國力獨強，以致於又復開始扮演捍衛自由民主、維持全球政經秩序穩定的霸權角色，透過承擔巨大責任及提供「公共財」，換取及贏得他國之配合與尊重[11]。

於亞洲地區，美國在制訂戰略時，通常會考慮到四個因素：

1. 維持美國經濟實力於不墜。
2. 繼續維持地緣政治上的權力平衡。
3. 保持國際經濟開放性及全球比較利益。
4. 開發一多邊機制或組織，組織各國集體行動以應付跨國間之各種問題[12]。

10Samuel Huntington,“American Ideals versus American Institu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7, No.1（1982）, pp. 1-37; Joseph Lepgold and Timothy McKeown,“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xceptional? An EmpiricalAnalys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0, No.3 （1995）, pp. 369-384; James Chace,“The Dilemmas of the Cityupon a Hill,”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14, No.1（1997）, pp. 105-107.

11呂光耀，<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國防雜誌》，2018 年 3 月，頁 48。

12陳建民，《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2007 年，頁 36。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原先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945-53）總統經由兩黨之外交政策的支持，通過有關西歐經濟重建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同時訴諸軍事同盟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亦復成立。唯韓戰爆發，杜魯門的圍堵共產擴張政策，過於消極被動，有必要尋覓新的國家領導者[13]。如此使得強調不妥協且強硬之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得到選民支持，進入白宮。

於冷戰時期，美國固然與蘇聯針鋒相對，數度擦槍走火，除了延續杜魯門（Harry S. Truman, 1945-53）政府的「圍堵 2」（containment）政策[14]，更有更進一步全球性的核武「嚇阻 3」（deterrence）策略[15]，威脅對於潛在的侵略者不惜進行「大規模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16]。迄至冷戰結束後，則中國崛起，以致美國或兩伊戰爭[17]或「重返亞洲」[18]或「讓美國再次偉大」[19]，均是為美國利益優先之國際

13Dougherty, James E.,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198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RDto Reag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4以軍事同盟來圍堵蘇聯、及中國，以防止共產主義的擴散。

15Morgan, Patrick M. 1983.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2nd ed.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6Brands, H. W., Jr. 1988. “Testing Massive Retaliation: Credibi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in the Taiwan Strait.”*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4）, pp. 124-51.

17為小布希總統在位期間，針對中東和中亞地區進行改造為中心的「反恐」戰略，最後無功而返並致令威望大減。

18始自 2011 年起，同年 10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中，所有指出，「美國未來十年必須鎖定於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戰略運作。

綜論二戰迄至冷戰末期之美中蘇關係：無論中蘇之間的關係是否時而緊繃、時而友好，或者中美之關係因各式議題而展開競合，基本上是為蘇聯與中國聯手對抗美國，全球大三角呈「友－敵－敵」的關係，也是相對穩定的三角結構[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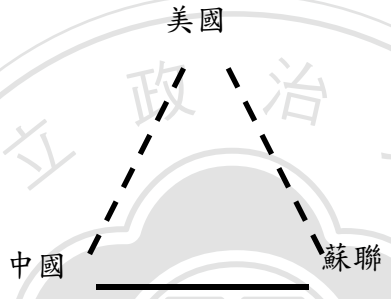

圖 2-1 冷戰圍堵策略下的美中蘇三角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金氏王朝政權合法性

一個政權要如何得到被統治者之認可？其機制有「強制性權力」、「合法性」、「物質利益」三種[21]。「強制性權力」是

亞太區域，並重新提振國內經濟」；且在 2012 年 1 月 5 日，罕見的由美國總統歐巴馬，親自蒞臨美國國防部公開發表聲明，當中明白地指出美國重返亞洲的決心，並提到美國現今所面臨經濟及中國崛起等問題及應對之道，於 2012 年之後更是亞洲地區之總體方略。國防大學譯印，《維持美國世界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優先事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 Century Defense)，桃園縣：國防大學，2012 年。

[19]現任美國總統之競選口號。

[20]關係基本上是呈現動態結合的。縱使三者在權勢上的實力大小不等，並不阻礙此相互關係的成立。

[21]參見：丁學良，《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 以下。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一個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對於暴力的使用[22]；而「合法性」是統治權在意識型態上的合理化以及如何獲得統治者對此統治權力的認可；而「物質利益」是指涉政府通過經濟政策，以致被統治者能夠獲得實質的經濟利益與物質滿足。一個不具合法性的的政權若要續存，則必須動用強制性力量鎮服人民，或施以大量的物質利益以招安，甚至雙管齊下；而一個具有高度合法性的政權，即使不動用強制性力量，或要求人民在物質利益上做出犧牲和讓步，亦依然能維繫其政治秩序[23]。換言之形成政權合法性之三項機制之間的關係，是動態的、此消彼長的，亦是統治者可視統治內部之態勢，來藉之相互運用的。

至於合法性的基礎類型，David Easton做了更進一步的分析，將合法性的來源，歸因於「意識型態」、「結構」和「個人品質」三方面[24]：

（一） 意識形態：尋求共同利益的象徵物、培養或加強對政治共同體（國家）的認同意識。

（二） 結構：對於體系現行的政治制度和規範，透過

[22]見 L.Altusser 著，杜章智譯，《列寧與哲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 年 11 月，頁 162~164。
[23]丁學良，《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
[24]David Easton 著，王浦劬等譯，《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臺北：桂冠書局，1992 年，頁 341 以下。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價值認同與政治權威灌輸體系成員形成認同。

（三） 個人基礎：以特定支持，諸如物質、經濟等表現，輔之以價值取向的灌輸，形成對權威任職者的合法感。

如此政權之合法性的運用，置諸金氏王朝及所統治之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自1910年8月即遭日本併吞，直至二戰後方脫離日本統治。而後北韓與南韓以北緯38度線為界，北韓國土面積為12萬2,300多平方公里，半個多世紀以來，長期經濟不振，人民生活困頓，且飢荒頻傳。在國民生產毛額極低的情況加上可挪用的軍費不到南韓的二分之一，究竟在如此經濟衰敗的情況下，如何持續統治，成為北韓統治者的重要課題。

另且一項對北韓來說極為重要的問題是，共產世界之變異，特別是中共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已然偏離共產主義，加之東歐共產國家變色、1991年蘇聯瓦解……僅存的共產政體，只剩五個，而越南以及寮國已逐漸走向改革，採「政左經右」的開放路線，北韓判讀如此態勢，乃係有部份原因出於這些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國家與其執政黨無法長期建立獨立自主的形象[25]。是以政權無法持續，亦復意識北韓有必要自食其力，承擔起自主國防的責任[26]。且1991年蘇聯解體後，北韓在國外貿易幾乎完全斷絕的態勢下，經濟幾乎停滯，數百萬北韓人民陷於饑餓狀態；同時俄羅斯和中國又相繼與南韓建交，在在使得北韓在國際上更為孤立。在這樣的前提下，金氏三代即透過發展核武，來說服民眾對領導人的信仰，進而塑造其領導者之權威並提升內部團結穩定。

第二節 北韓核武作為與歷程

一、濫觴階段

此是為四〇到六〇年代。主要來自蘇俄之挹助。北韓建國之前，因為共產主義的傳播，為了拉攏、理解北韓，蘇聯於 1947 年開始派員前往探勘與開發，發現北韓鈾礦蘊藏量高達 2,600 萬噸，其中含鈾量約 300 至 400 噸。是為極為重要且珍貴之資產，在這樣的發現下，北韓本身亦於 1952 年

[25]黃宗良、林建勳主編，《冷戰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48-49。

[26]NSC-8,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Korea, 2 April, 1948, FRUS, Vol. VI, pp.1163-1169.。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設立科學學院與原子能研究學會。迄至 1956 年 2 月與蘇聯簽訂「核子研究聯合中心」（Joint Institute for Nuclear Research）組織章程，建立雙邊合作協議，此時核能計畫於焉正式啟動。

該協定內容明訂：北韓每年派遣幾十名至幾百名科學家與技術人員，前赴蘇聯接受訓練。

1959 年，復又簽訂了第二次合作協議，並由蘇聯協助北韓在平安北道的寧邊郡建立核子研究中心。蘇聯以其本身先進之科學實力之挹注成為北韓發展核武先期不容忽視的助力。

到了1960 年代初期，蘇聯亦所提供之技術援助，包括 200 萬瓦之IRT-2000 型核子研究反應爐及其他相關設備，用以生產放射性同位素。

而至1964 年北韓在寧邊郡（Yongbyon）設立第一個核能研究站，1965 年蘇聯再度提供一座小型原子反應爐，第二年開始運轉[27]。

迄至60 年代末期，北韓持續擴增核子研究中心能量與人員教育訓練，以進行軍事及和平用途。

[27]鍾堅，＜北韓與核武，世局變亂局＞ http://www.dsis.org.tw/peaceforum/papers/2003-03/APK0303002.htm。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二、發展階段

1970 年代初期，北韓開始以自行研發的技術對IRT-2000型核子研究反應爐進行性能提昇工作，並自蘇聯取得鈽元素處理技術。

1970 年代中期以後，北韓的核武發展進入迅速擴展的階段，如核子專家的培訓與核子研究機構的設立等均趨於成熟，北韓的核子發展計畫已蓄勢待發。

1970 年代末期，北韓在寧邊地區順利開發鈾礦，並在附近地點設置若干核能提煉設施、核子反應爐及核廢料處理中心。其間1977 年7 月，北韓與國際原子能總署及蘇聯簽訂「三邊安全防衛協議」，一方面蘇聯作為北韓反核子應爐燃料之供應國，另且北韓是為接受國，是以對北韓之IRT-2000 型核子研究反應爐要求納入監控。以確定國際原子能總署得以對IRT-2000 型核子研究反應爐及其他重要設施進行管控，顯見此時國際社會已然觀察到蘇聯與北韓的動向。

1980 年代，北韓核能技術能量有顯著的進展。包括建構鈾原料淬煉廠與燃料棒製造廠，且能夠自廢核燃料棒分離出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武器級鈽元素－239，以嵌入原子彈或彈頭結構中[28]；其次，獲得鈾鎔化與鈽分離技術、提昇IRT-2000 型核子研究反應爐由200萬瓦至800 萬瓦及引爆核彈高爆技術等[29]。

具體時間表為，1984 年北韓以50 年代美英等國核子反應爐為藍圖，建造完成一座3,000萬瓦的石墨反應爐，以提煉鈽元素，同時在寧邊地區開始建造一座2 億瓦反應爐的核能綜合工程，被外界認為已超出北韓的核能發電需求，顯示其發展核武企圖，因此項工程的重心就是建造主要用於生產核武器[30]。

1987 年北韓在新埔建造一座5,000萬瓦德製反應爐，並取得大量核技術與核材料[31]。

另北韓曾於1989 年關閉一座7500 萬瓦之反應爐，時間長達70 天，由於該座反應爐不唯可精鍊鈾原料，同時每年可製造7 公斤鈽元素而此鈽元素之產量又適足製造一枚原彈，根據這些資料判斷，美國情報機構認為北韓在這段期間即是為了移除反應爐之廢核燃料棒[32]，以提煉製造核武之鈽

[28]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 NTI）北韓核武資料http://www.nti.org/
[29]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 NTI）北韓核武資料http://www.nti.org/
[30]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NTI）北韓核武歷史http://www.nti.org/ 及 Larry A. Niksch. “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ttp://www.fas.org/spp/starwars/crs/IB91141.pdf.
[31]波丹茨基（Yossef Bodansky），《北韓危機：金日成之死與核武威脅的效應》，臺北：新新聞，民83 年9 月，頁113。
[32]《聯合報》，民國83 年5 月19 日，版9。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元素[33]。

1980 年代早期至中期亦嘗試發展輕水反應爐技術。同一時期，北韓也加強自行研發氣體石墨中型反應爐。並於1985年在《核子不擴散條約》(Non-Proliferation Treaty, 簡稱NPT）上簽字時，承諾北韓的核設施只供民用，但實際上北韓卻從1980年開始建造軍用核設施，並將重點放在原料和基礎技術自給。

往後技術隨之越發提升，開始導彈的研發。學者鍾堅指出，北韓於1997 年3 月自巴基斯坦取得高速離心技術與相關設施，秘密提煉鈾-235[34]。而前北韓勞動黨書記黃長燁說，在他1997 年投誠前，金正日親口告訴他，北韓已有核武[35]。

三、核武危機

迄今共引發兩次北韓核武危機， 第一次是1993-1994，第二次則由2002年延續至今。

（一）第一次核武危機

[33]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NTI）北韓核武歷史http://www.nti.org/ 及 Larry A. Niksch. "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http://www.fas.org/spp/starwars/crs/IB91141.pdf.
[34]《聯合報》，民國92 年7 月5 日，版14。
[35]《大紀元新聞》，2004 年2 月25 日 http://www.epochtimes.com/gb/4/2/25/n462841.htm。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國際社會早已開始對北韓之核武發展展開抑制。1992 年1 月30 日，北韓終於與國際原子能總署簽訂安全防護協議，且經由最高人民大會並於同年4 月9 日通過，但附加條文要求，任何簽署「核不擴散條約」的國家，不得在朝鮮半島部署核武器，亦不得對北韓構成核武威脅，此附議顯然是做為自保。迄至4 月中旬北韓公佈核子設施，包括籌建中的2 座鈾提煉廠、1 座燃料工廠、及另外3 座電廠相關資訊，也承認有關少量鈽元素之提煉已然成功，並一再強調其和平用途，但是北韓官員對其核燃料再處理問題的說明，更加深國際的疑慮。國際原子能總署於1992 年5 月至1993 年2 月，對北韓所宣稱擁有之核子設施與原料進行6 次核查。而1992年5 月11 日至16 日間，北韓亦首次開放國際檢查，問題是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布裡克斯員訪問北韓，並參觀寧邊核子研究中心的一些核設施後，卻指出北韓正在發展及實驗核廢料再處理能力，以便從鈾中提煉出鈽[36]。唯北韓卻反聲稱僅擁有邊郡反應爐燃料棒所處理過之少量鈽元素（不足100 公克），而對於國際原子能總署核查人員認為北韓應擁有分別於1989、1990 及1991 年三次處理鈽元素的紀錄，是以向北韓

[36]《聯合報》，民國81 年5 月13 日；16 日，版8-9。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要求檢查兩處核廢料場，但是此要求遭到北韓以「軍事重地、嚴禁進入」為由拒絕。1993 年初，國際原子能總署轉而請求聯合國安理會成立特別檢查小組進行核查，北韓卻在3 月12 日宣佈退出「禁核擴散條約（NPT）」的意圖，因而爆發第一次核武危機。

（二）第二次核武危機

2001年美國小布希（George W. Bush）上任後，遭逢 911 事件發生，2002年1月布希總統在「國情諮文」中，直接公開宣稱北韓和伊朗、伊拉克同屬「邪惡軸心國家」（Axis of evil），同年3月「核態勢」（Nuclear Posture Review）報告中，亦將北韓列為可能以核子攻擊的國家，對小布希總統之指稱，北韓認為無異於宣戰，雙邊關係盪到谷底[37]。到了2002年10月美國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Kelly），在訪問北韓後，透露出北韓「承認過去從未放棄核子研發計畫」，造成全世界大震撼，而美國立即停止提供北韓燃油，且拒絕與北韓進行各式討價還價，堅持北韓要先放棄核武計畫，美國才願意與北韓進行協商[38]。

[37]張幼文、黃仁博等，《2004中共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69。
[38]陳光炳，《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之角色》，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北韓立即在2002年12月宣稱恢復寧邊石墨式核電廠的運作，並繼續提煉鈽原料。到了12月22日更是宣稱已重啟石墨式反應爐，並以「華府破壞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原子能總署被美國牽著鼻子走」為由，拆除國際原子能總署在北韓舊核能發電廠架設的監視器和封條。並驅逐相關檢查人員，於2003年1月10日退出NPT（Non-Proliferation Treaty），撕毀不會率先動用核武的承諾，也不再受任何國際核武條約規範。

迄至本研究進行之2020年，估計北韓擁有的導彈數量，計有中長程舞水端（Musu d a n ） 導彈約100- 200枚、中程蘆洞（Nodong）導彈約300枚、短程飛雲（Scud）導彈約有400枚[39]。已經是個實力不容小覷的核武大國。而類似兩次核武危機之緊張局勢，不時上演，成為歷屆美國總統的燙手山芋，且以川普總統之促成南北韓會談，更一度有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顯示國際社會對北韓問題的重視。

有關2006到2017年4月，北韓之核武與中遠程導彈射試情況，整理如下表。

論文，民國93年，頁79。

[39]鍾永和，<北韓研發導彈及核武之概念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1卷第6期，2017年12月，頁87。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表2-1 北韓核武與中遠程導彈發展概況表

發展日期	發展情形
2006年10月9日	首次地下核試，威力相當於1千噸當量，造成芮氏規模3.6地震。北韓宣稱已成核擁有國，可為朝鮮半島帶來和平。
2007年7月14日	關閉寧邊核設施，以換取國際撤銷制裁。
2009年4月5日	宣稱重啟寧邊核設施。
2009年5月25日	第二次地下核試，威力相當於2.8千噸當量，造成芮氏規模4.5地震。北韓宣稱爆炸威力與技術更見精進，展示其穩定性。
2013年2月12日	第三次地下核試，聲稱成功引爆「小型化」原子彈。南韓推估約為6～7千噸當量，造成芮氏規模5.1地震。
2016年1月6日	第四次核試，首度「成功」測試氫彈，北韓聲稱是殺傷力更強、體積更小的氫彈，當量達10千噸。美國地質調查所測得芮氏規模5.1地震。北韓宣稱已「躋身先進核武國之列」。

DOI:10.6814/NCCU202001332

2016年9月9日	第5次核試，威力相當於10-30千噸當量，為第4次核試威力的近兩倍，只比約1.5萬噸威力的廣島原爆稍微低些。
2017年2月12日	成功試射一枚「北極星2號」地對地中遠程戰略彈道導彈，並形容該導彈為新式武器，可搭載核彈頭、能迴避攔截。
2017年3月6日	由平安北道東倉里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至少4枚導彈，飛越海面朝東邊鄰國飛去，其中3枚落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EEZ）。
2017年3月22日	從東部元山附近發射了數枚導彈，以失敗告終。
2017年4月5日	在美國總統川普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會晤前夕，由東海岸新浦市附近發射試射中程彈道導彈，約飛行60公里後落入日本海。
2017年4月29日	從平安南道朝東北方向試射彈道導彈，飛行約50公里，墜落在北韓境內。
2017年5月14日	試射一枚彈道導彈，飛行約30分鐘、高度超過2千公里，落入約700公里外的日本海，南韓和日本均強烈譴責。不過在北京出席「一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帶一路」論壇的兩韓代表曾短暫交流。
2017年7月4日	北韓該年第7次洲際彈道導彈「火星-14型」(Hwasong-14)成功試射，飛行約933公里遠，最高至海拔 2,802公里，飛行了約37分鐘後落入日本海。
2017年7月28日	北韓通信社報導，在金正恩監督下，成功試射1枚改良過的「火星-14型」洲際彈道飛彈，飛行時間為47分鐘12秒，最大高度3724.9公里、飛行998公里，重返大氣層的能力成功地獲得再確認。
2017年8月29日	北韓中央通信社報導，此次發射中程彈道導彈「火星-12型」，飛行約2700公里，高度最高達550公里，準確擊中在北太平洋預設的目標。金正恩表示：「此為人民軍在太平洋的第一步，亦是遏制關島有意義的序曲」。
2017年9月3日	北韓於咸鏡北道吉州郡西北約44公里處，即北韓豐溪里核試驗場附近，進行了2006年10月首度核試以來的第6次核試驗。朝中社宣布該氫彈試驗「完全成功」並研發出可安裝到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新洲際飛彈上的氫彈。
2017年9月15日	北韓從首都平壤順安地區發射中程彈道導彈「火星-12型」，飛越日本北海道上空，落點在北海道襟裳岬以東2,200公里，飛行距離約3,700公里，為迄今距離最長的一次。

資料來源：鍾永和，<北韓研發導彈及核武之概念與影響>

第三節 北韓核武之影響

核武與導彈，目前已經是北韓為國家圖存而形成一種特殊的生存模式，憑藉靈活運用周邊國家偏安心理及相互間利益衝突與矛盾，以一種「戰爭邊緣」策略的運用[40]，其影響已然形成。

一、 國際局勢陷入緊張漩渦

自第一次核武危機至今，北韓之「壞小孩」已經於國際社會闖出名號。北韓不唯已成功與核武連結，同時頻頻形成國際的緊張局勢。

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之後，美國與南韓等國進入高度警

[40]鍾永和，<北韓研發導彈及核武之概念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1卷第6期，2017年12月，頁86。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戒，美國一方面對北韓施壓，另一方面尋求日本與南韓等周邊盟國支持，希望能順利化解。

唯在此其間北韓一度以「侵害主權」為由拒絕對話，並於同年5月29向日本試射四枚「蘆洞」導彈，使得衝突再度升高[41]。

且由於北韓領導人金日成拒絕官方談判，一度柯林頓政府打算採取軍事行動直接攻擊北牌的核子設施，雙方局勢一觸即發。最後以由美國前總統卡特以私人身份前往北韓，拜會金日成。才成功化解了此一場可能涉及北韓、南韓與華府的軍事衝突危機。

第二次核武危機當中，由於北韓認為美國片面破壞《核子框架協議》的承諾，因此揚言恢復停止多年的核子試射計畫，使得東北亞地區再次陷入核子威脅當中，尤以鄰近北韓的南韓以及日本感受最深。

此期間對於國際原子能總署擬將北韓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處理，北韓態度強硬的以退出1953年韓戰結束時之《停戰協定》為要脅，反制可能面臨的海上封鎖和經濟制裁。

隨後在2月24日及3月10日北韓發射兩次蠶式(Silkworm)

[41]平可夫，<面對北韓核武問題，中共左右為難>，《中央日報》，民國83年2月7日，版6。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導彈，3月北韓在日本海上空攔截美國偵查機，美國進而派出航空母艦待命。

3月21日北韓在英美聯軍攻打伊拉克，以及美國與南韓聯合軍演後，表示「朝鮮半島情勢瀕臨核子大戰邊緣」。

這種箭拔弩張情勢，導致國際大國與周邊國家頻頻開會，先是2003年4月23到25日，美國、中共、北韓召開「三邊會談」；爾後又自2003年8月起加入俄羅斯、日本以及南韓，擴大為「六方會談」。但始終未得結論。迄至2005年3月北韓平壤直接宣稱擁有核武；7月4日，北韓不顧國際社會警告，試射包含大浦洞二號在內，至少六枚飛彈；7月5日朝日本海試射7枚飛彈。同月6日表示將繼續飛彈試射行動，並表示基於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之試射飛彈，國際社會無權干涉，否則將採取近一步的行動[42]。

到了該年10月9日，北韓更甘冒被安理會制裁的危險，進行核子試爆，但此試爆已然讓全世界知曉：「北韓已成為核武國家」，未來各國須以禮相待[43]。

到了六方會談已近尾聲之際，2006 年10 月北韓又進行

[42]"North Korea Warns a New Missile Launches," *ABC News Online*, 6 July 2006, http://www.abc.net.au/news/newsitems/200607/s1680604.htm

[43]李明，<北韓核爆後的東亞國際情勢研析>，《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11期，民國95年11月，頁17。

DOI:10.6814/NCCU202001332

首度的地下核子試爆，引起各界極大震驚。

唯國際社會除了抗議、譴責之外，卻未付諸實際行動。特別是被針對之日本最激烈之手法不過是禁止北韓船隻進入日本港口，以及禁止與北韓的一切交流，其他則因其他國家之態度，如南韓盧武鉉總統乃沿襲金大中總統的「陽光政策」，主張與北韓和解。而其他六方會談之國家，亦希望以和平手段來解決該次試射飛彈之危機。以致北韓之頻頻挑釁，反倒左右了六方會談之進行。直到2007年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三階段會中，北韓方才「暫時」採取合作態度，並在2007年2月13日簽署《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答應「暫時」關閉寧邊核子反應爐，允許國際原子能總署入內核查，以最終廢棄核武計畫為目標。

在宣布廢棄核武計劃之後，整體紛擾依然頻頻。2016 年9 月9 日北韓進行第五次核試爆後，在美國主導下，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制裁進行加碼，採取更嚴厲的2321 號決議案。[44]同時減少石油進口至一年200 萬桶，還禁止紡織品出口，以及加強走私的船隻檢查。以致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Nikki Haley）在安理會的表決之後表示：「這是對北韓

[44]林賢參，<聯合國對北韓核試制裁及『中』朝情勢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72613511062.pdf。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施加最強的措施」[45]。

無獨有偶，2017年2月，美國總統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面，並由美國官員宣稱，有關處理北韓問題，「所有選項」都將列入考量。一旦北韓被捕捉到有發射洲際彈道飛彈（ICBM）的跡象，美國勢必會先發制人[46]。2017 年3 月美國在南韓部屬薩德，姿態作足，但2017 年4 月7 日，美國國安顧問麥瑪斯特（Lt. Gen. H.R.McMaster）又發表聲明強調，其實美國不希望使用軍事力量解決北韓問題[47]。又同時證實，美軍已對準備好因應北韓地下核試的「升級版選項」[48]。國際紛爭頻傳所受到制裁者不只是北韓，尚包括與北韓有所往來之國家，諸如2017 年9 月北韓進行第六次核試爆後，川普首次發表聯合國大會演說時曾提到要「徹底摧毀北韓」之後兩天，即簽署行政命令，禁止跟北韓有往來的公司在美營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指出：「外國金融機構現在請注意，往後他們的生意得在美國與北韓間

[45]陳竫詒，<聯合國又通過對北韓新制裁，到底有沒有效？>，《天下雜誌》，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4979。

[46]Carol E. Lee and Alastair Gale, “White House Reportedly Exploring Military Op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white-house-reportedly-exploring-militaryoptions-against-north-korea-2017-03-01.

[47]Kevin Bohn, “McMaster: North Korea ‘Coming to a Head’,”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7/04/16/politics/hr-mcmaster-north-korea/index.html.

[48]Richard Sisk, “Trump Weighs Military Op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Military.com, http://www.military.com/daily-news/2017/06/30/trump-weighs-military-options-against-north-korea.html.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擇一，不能腳踏兩條船。」[49]明顯的要孤立北韓。

7月1之軍演，美韓祭出了第七艦隊的航母雷根號、伯克級飛彈驅逐艦史塔森號和穆斯丁號等，並有南韓世宗大王號和獵戶座反潛偵察機等共同舉行，加之南韓國防部消息人士透露，美國連執行「斬首行動」的特種部隊都已經登上核動力潛艦[50]。唯迄至本研究進行之2020年間，這些行動都只停留於制裁並口頭恫嚇，此與北韓之回應國際社會態度亦有關，對於國際間的壓力，北韓先採高姿態抗拒到一個相當程度，待快到爆炸點時，北韓態度突然軟化下來，使國際間的制裁行動失去著力點[51]。以致頻頻要到擦槍走火之準戰爭現象時，突然又歸於平靜，完全洞悉了不欲開戰的國際社會心理。

二、北韓國際談判桌份量加重

擁有核武是北韓最終的目標，以作為嚇阻的工具並確保金氏王朝政權的延續。迄至 2012 年，繼承大位的金正恩，亦復為了鞏固其政權，而經常以南韓為標的，試射飛彈，造成了亞太地區無解的「安全困境」[52]。

---

[49]<美國加強制裁北韓 金融業者恐衝擊最大>，《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09220074-1.aspx.

[50]陳韋廷、季晶晶，<美韓軍演 北韓恐再射飛彈>，《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1267/2760896

[51]姚競之，＜朝鮮半島核子危機與中共＞，頁18。

52陳建民，《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47。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唯頻頻試射的結果，也的確致令北韓由東北亞的貧瘠小國，得以多次躍上國際談判桌，且一舉一動，動見觀瞻。

尤有甚者，到了2016年，金正恩主政下的北韓，一共進行了2 次核子試爆，且由2016 年1 月至2017 年9 月，北韓先後發導彈、衛星、火箭等具有戰略性質載具共計51 枚[53]，遠多於其父金正日掌權17 年所射16 枚[54]。且投射能力愈來愈遠，也愈來愈精準，其間還包括了2017 年7 月4日與28日的2 枚洲際彈道飛彈（ICBM）。顯示出進攻美國本土的軍事實力，美朝關係再度緊張，對此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Nikki Haley）警告：「如果有必要，會動用武力阻止北韓的核飛彈計畫。」[55]而於國際組織中，僅透過聯合國來進行譴責。而得到的回覆是北韓官媒宣稱「絕不會把核武與彈道飛彈拿上談判桌」、「絕不會在核武的道路退讓半步」[56]。最終2017年8月中旬金正恩透露：決定不對關島發射具威脅性的飛彈攻擊，卻又警告「如果美國佬堅持極端危險且魯莽的行動」[57]。唯此宣稱立即讓國際社會鬆了一大口氣。獲得

[53]Joshua Berlinger, “North Korea’s Missile Tests by the Numbers,”CNN, http://edition.cnn.com/2017/05/29/asia/north-korea-missile-tests/index.html
[54]Joshua Berlinger, “North Korea Casts Shadow as Trump and Moon Meet for First Time,”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7/06/28/asia/south-korea-moon-jae-in-donald-trump-meeting/index.html.
[55]Ben Westcott, “North Korea: Is the US Being Forced Back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CNN, http://edition.cnn.com/2017/07/06/politics/north-korea-china-us/index.html
[56]“Kim Jong Un Vows North Korea’s Nukes Are Not on Negotiation Table,” POLITICO,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7/07/05/kim-jong-un-vows-north-koreas-nukes-are-not-on-negotiation-table-240219.
[57]Jonathan Cheng, “North Korea Backs Off Guam Missile-Attack Threa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歡呼。

甚或川普總統從選舉到就任之際，北韓之動作，均成為國際戰略專家觀察的重點：包括 2016 年從 1 月第四次核試爆開始，未曾停止過試射導彈的腳步，但是在 2016 年 11 月美國大選至 2017 年 1 月美國新政總統川普就職當月，共 3 個月的期間，北韓停止了導彈試射，且於川普總統就任那天，原本被預料，北韓會試射導彈[58]，但金正恩改為視察軍隊，對軍隊訓示：做好戰爭準備。是以此北韓未以最具威脅及挑釁的極端手段壓制，亦未選擇讓步的作法，被戰略學者評為，並未堅持以「戰爭邊緣政策」持續對付美國，而是對美國新政府傳達善意，卻又未如「懦夫遊戲」的讓步。這些觀察與評論在在加重了北韓的國際份量。

三、國際資源的爭取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更現實的說，北韓設若沒有核武的發展為之用，則連吵鬧的機會都沒有。甚或以金氏王朝而言，其執政之合法性不只會引發民眾之質疑，還可能在國際社會的操作下，被取而代之。今日北韓藉由核武並一次又一次危機的製造的主動權之掌握，致令其一舉一動在在得到國際社會之關注，雖然不斷受到制裁，無疑也成功的經由談判，獲

https://www.wsj.com/articles/north-korea-backs-off-guam-missile-attack-threat-1502751054.

[58]"Will North Korea Test-Launch New Ballistic Missile to Coincide with Donald Trump's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The Telegraph,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7/01/19/will-north-koreatest-launchicbm-coincide-donald-trumps-presidential/.。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得國際資源。

第一次核武時，於1994年10月於日內瓦締結的框架協議（The Agreed Framework）中，北韓藉由同意凍結核武計畫，重新加入禁止核擴散條約，接受國際原子能總署監督之條件；形同交換由美國與日本、南韓與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所合組的「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orea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KEDO），而得到於2003年前興建兩座清水式反應爐供應能源，並在完工前每年提供五十萬噸原油做為替代能源，另外還獲得經濟制裁的放寬以及雙邊關係的改善[59]。

第四節 小結

核武和飛彈一直是北韓的籌碼，唯被國際社會不斷抨擊的北韓領導人，不按牌理出牌亦是為一種策略操作，「北韓不理性的行為之後，顯然有著極理性的邏輯與策略」[60]。

綜觀自金氏王朝創立以來，特別是八〇年代之後，核武即成為把北韓由亞洲一隅帶向國際社會的利器。以各式相關之動作，包括核試、導彈等，甚或所引發之國際組織周旋、

[59]姜遠珍，<北韓核武爭議懸而未決>，王永志主編，《2004世界年鑑》，臺北：中央出版社，2003年，頁484~485。

[60]陳子平，<北韓飛彈試射危機的意涵與影響>，《國防雜誌》，第21卷第5期，民國95年11月，頁137。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談判，獲得北韓需要的資源，用以強壯北韓。

其次，核武也成為一種與國際社會對應的工具。例如2007 年11月5日，北韓開始對寧邊三個核設施去功能化；2008年1月，北韓在完成75%去功能化後，美、日、韓的重油、設備及物資援助並未到位，北韓開始放緩了去功能化[61]。對北韓而言，一旦發展出核武，則是否有廢除則操之在我；到底要不要遵守國際協議，亦視國際社會之對應是否令北韓當局滿意——對北韓而言，國際關係並無所謂道義或法律，而是以自己國家之發展並政權之穩固為之用，以國際社會來看之不理性作為與言談，事實上正是北韓領導人透過理性精算後的表面不理性。

半世紀以來，北韓面對美國之特意與南韓親善，而對北韓之敵對，金氏王朝憑藉著核武來爭取在國際場合的發言權，讓自己的國際地位，夠得上和美國與日本等兩大資本主義平等對話。又藉由核武特有的嚇阻力量，迫使他國承認北韓的政權，進而與北韓建立平等的雙邊關係[62]。

核武發展不唯是國家總體實力，用以強化國防之用。且

[61]劉承宗，<川普主政下的東北亞新局勢>，《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2017年，頁46。

[62]Tong Whan Park, “South Korea’s Nuclear Option: The Interplay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ong Whan Park ed., *The U.S. and the Two Koreas: A New Triangle*（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 100-103.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同時亦可做為向國際社會談判之籌碼。透過以持獲得之金援、和平與地區和平之參與，提升北韓之國際實力。今日之北韓已然開始向國際開放，於觀光產業當中，其極權並共產社會之特殊性，帶來一波又一波的人潮，這正是以實力換空間嚐試的結果，

鞏固了金氏王朝，也於北韓之生存與國際地位，形成一種正向循環。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三章 周邊國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反應

北韓基於國家利益而發展之核武，受到最大衝擊的一則是美國之國際秩序維護的國際警察角色之外，次則是緊鄰之周邊國家，已經形成東北亞之不定時炸彈。唯國際局勢與態度之詭譎更在於既可公開表態，亦可消極性的不作為，或者透過區域組織之國際同步，來達到個別國家的目的。以北韓問題而言，一則北韓於地緣戰略之意義。其位於朝鮮半島，北臨中俄，東隔日本海與日本遙遙相望，南瀕太平洋，西與中國大陸隔海相對，使其在路權與海權的爭奪中，具有緩衝區（Buffer）和橋樑區（Bridge Area）的戰略作用[1]。

對中國、俄國以及日本並韓國等緊鄰諸國，面對核武除了恐遭池魚之殃之外，事實上亦基於各個國家之立場及利益考量，而對此「壞小孩」而或譴責或暗中支持，或者以個別之對北韓說話管用之工具性角色出現，或者與美國聯成一氣之羅曼蒂克關係，甚或三角鼎立、各自為政。有關周邊國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反應，本章之安排，共分三小節加以整理。

[1]<朝鮮半島的地緣戰略價值>，《中國戰略網》，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21/10/a46fa3.html。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一節 中國之反應

中國對北韓核武的態度，基本上立足於二戰之後美蘇兩大集團的對峙，對中國來說北韓一直是共產集團內之小老弟，有著以共產主義之信仰而產生的認同。另外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平壤政府若被美韓聯軍推翻，中共與美、日之間的緩衝帶消失，國家安全將受到美日聯盟的威脅。其次，一旦政權不穩，大量北韓難民流入中國東北，勢必會帶來重大的治安、社會與難民安置問題。這些因素都促使中國對北韓金氏王朝持著支持的基本立場。然而支持並不表示放任也必須考量及國際總體觀感並中國國家之最大利益，在支持之間亦有著尺度之捏拿。特別是中國與北韓之貿易，占北韓對外貿易總量的90%；另外自1999年起，北韓進口原油全部都來自中國。特別是2002年11月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 KEDO ）的50萬噸重油援助停止之後，中國原油成了北韓生死攸關的因素[2]。這些長期以來北韓之對中國之扈從（Bandwagoning），而中國對北韓之國際援助，在在成為可用以解決北韓核問題並施壓的手法。

[2]＜有個北韓壞鄰居，擬主導北韓經濟；中國以投資當金援＞，《東森新聞報》，2005年11月12 日。＜www.ettoday.com>。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本節茲整理1990年自核武危機以來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因應策略。

一、.江澤民時期（1989~2002）

是時正是國家經濟全面起飛階段，中國由共產主義逐漸右傾向走資派靠攏。

（一）國際局勢

1.國際共產社會解體

90年代究因政治不民主、經濟危機及不滿蘇聯領導等，在在使得中東歐共產政權的合法統治權威日益弱化，並於1980年代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被推到最高峰[3]。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宣告結束。而美國成為世界獨強，單極體系（unipolar system）形成。

2.中國威脅論被蘊釀

[3]鄭得興，〈中東歐國家之歷史遺緒與轉型正義 ─以捷克及斯洛伐克為例〉，《台灣國際季刊》，第10卷第2期，2014年夏季號，頁64。其次此時期共產國家的轉型，可以歸納出三種類型：以中歐國家而言如波蘭、捷克、匈牙利、斯洛維尼亞及波羅的海國家，屬於成功的民主經驗；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克羅埃西亞屬於尚在半路中的轉型；其次如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塞爾維亞等，屬於有強烈威權潛在性的準民主國家。Tismaneanu, Vladimir. 2001. “Discomforts of Victory： Democracy, Liberal Values and Nationalism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Vol. 25, No. 2, pp. 82-83。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此同時，被視為極有可能繼蘇聯之後來挑戰美國霸權的中國，開始吸引龐大外資，並且與歐盟、美國、日本、東南亞國協(ASEAN)之間貿易往來頻繁，世界銀行甚至於1993年宣佈「中華經濟圈」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四大成長極」[4]。在國際社會之警覺下，90年代中葉以後，國際社會開始出現「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5]，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芒羅，由「中國經濟強大→政治崛起→軍事擴張」等邏輯，把強大的中國與軍事擴張加以連結。另媒體界亦開始炒作，有關中國成長所不可避免帶來經濟、軍事與政治平衡的重建，而中國融入國際關係的過程，將會是最重要也是最危險的[6]。

（二）外交策略

1.亟改善周邊國家關係

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紛紛對中共施壓和制裁，加上當時正是中國延襲鄧小平之改革開放政策如火如涂之時刻，正因為全力於經濟衝刺，加上國際局勢

[4]Samucl P. Huntington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2001年，頁132。

[5]袁鵬，<中國威脅論的歷史演變>，《環球時報》，2002 年 8 月 1 日，版 3，《中國網》，網址：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ch-yuwai/183410.htm。

[6]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5,November/December1993,pp.59-74。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相對穩定，「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7]；而致中國於外交政策推動「睦鄰外交」，並以鄧小平提出之「冷靜觀察，穩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做為戰略方針。「朋友還要交，但心理要有數」[8]，不把關係推向對立、推向敵對[9]。對外政策逐漸從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走向「有所作為」[10]。是時著手和周邊國家包括俄國、印度、越南、南韓、中亞與東南亞國家進行雙邊關係之改善，也讓中國以往動輒擦槍走火的邊境問題，和邊界國家的領土（海）爭端上，行為的可預測性大為增加[11]。

2. 與南韓建交

為了得到國際社會——主要是視中國為軍事集權國家之歐美社會的好感，以致中國採取了於1992年與屬於美國友好陣營的南韓建交的舉動，也使得中國與北韓長期穩固之關係備受考驗。然而對中國而言，「經濟南韓，政治北韓」的

[7]<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鄧小平外交思想淺議>，《新華網》，2004 年 8 月 9 日，網址：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8/09/content_1741467.htm
[8]林保華，〈中國正在揚棄韜光養晦策略〉。
[9]徐成芳，《和平方略－中國外交策略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年，頁214-218。
[10]唐家璇，<當前國際形勢與我國對外關係>，《解放軍報》，1994年3 月7 日。
[11]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4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pp.107-10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原則操作下，在朝鮮半島建立起特殊影響力的權力平衡，也自此，以等距為原則，並維持現狀的「非戰非統」[12]；成為中國對兩韓的外交主軸，其對朝鮮半島事務的影響力甚至凌駕美國之上[13]。

（三）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因應

1993年爆發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隨後中國在1997年宣佈「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明確意識到加入國際制度是打破包圍、贏得負責任聲譽的重要條件[14]。此亦是中國參與霸權競逐之列的開端，同時隨著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堅持不讓人民幣貶值，提供周邊國家經濟援助、呼籲建立完善的地區經濟合作機制，陸續樹立起「負責任大國」形象，也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穩定間接發揮一定程度的正面助益；並對南韓、日本、俄羅斯等週邊國家主張朝鮮半島非核化，亦反對美國用兵，主張朝鮮半島非核化，主張採取外交和平方式解決北韓核危機，北韓應開放核設施接受檢查[15]。

---

[12]Chung-in Moon and Taehwan Kim,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al Realism?” in Samuel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North Asia* （Lanj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 p. 260.

[13]劉德海，＜一九九二年以來中共與兩韓關係＞，頁215。

[14]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下）＞，《國際觀察（上海）》，2007年第3期，2007年5/6月，頁40~41。

[15]Thomas Lum et al, *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S. Senat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2008）, p. 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此時期中國於北韓核武問題處理上，明顯不再一味的支持；在成為國際大國的自我期許，開始尋求國際社會的認同，而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並反對美國用兵，即是對北韓之支持不再明顯，但亦不願縱容美國把手伸向北韓。

二、胡錦濤時期（2002~2012）

此時期是中國成為世界強權的開始，於國際社會具有舉足輕動之地位，也開始參與國際組織，以下對當時國際局勢、外交戰略以及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因應進行整理。

（一）國際局勢

此同時美國鷹派當道，導致第二次核子危機，美國主張透過周邊國家與聯合國多邊外交談判解決，堅拒與北韓直接會談，同時增強在東亞兵力部署及進行海空圍堵。而北韓亦不依美國要求方式棄核，美朝的關係空前緊張，加上周邊國家亦主張朝鮮半島非核化，但如南韓與俄羅斯也主張必須兼顧北韓的合要求，而非置東北亞於戰爭邊緣。在這種各自角力的態勢中，彼時區域強國——中國的影響力明顯提升[16]。

[16]Thomas Lum et al, *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S. Senat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2008）, p. 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二）外交戰略

以外交戰略而言，輝映2003年5月23日的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胡錦濤第一次明確的強調，「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曾是這個星球上最發達的國家…近代以後，因為閉關自守，中華民族被甩到了後面，渾然不覺間已成為列強淩辱的對象。從此，「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抓住機遇」[17]，「便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夢想」[18]。除了延續睦鄰外交之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以展現影響力，例如與俄羅斯完成邊界協議，與印度進行解決邊界問題之協商；在經貿關係上，與海灣國家、智利、秘魯等，展開了自由經貿合作關係[19]。而東協與中國（10＋1）更透過國際協定方式，加強政經結盟[20]，欲建立中國與東協十國，一個涵蓋十七億人口，經濟產值將達二兆美元、貿易量將達1.23兆美元的巨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FTA）[21]。強大的經濟力成為外交

[17]<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密切關注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態勢積極關心支持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華網》，2003 年 5 月 24 日，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5/24/content_885152.htm。

[18]<光榮與夢想>，網址：http：//news.sina.com.cn/c/2005 年-10-17/06508025158.shtml。

[19]邱秋瑩，<中國大陸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之佈局策略研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合計劃處：綜合規劃研究98及99年（臺北），2011年1月，頁455。

[20]台經院，《我國因應東協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研究》，2004年，行政院研考會。

21ASEAN-China Expert Group （2001）, Forging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October.。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的戰略與支持力道。

（三）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因應

相對於中國的積極，美國則是將戰略重點轉向亞太地區，並希望藉由中國區域和平的穩定力量，以在亞太地區建立美國主導的多邊安全機制，以致令此亞太安全合作體制得以健全[22]。2002年小布希總統向當時中國國家領導人江澤民，表達希望中國在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與區域穩定的議題上，扮演和平解決的關鍵角色[23]，而後北京也成功地將北韓帶上談判桌，在第二次核武危機中，中國無疑以在六方會談中扮演主導的角色。

六方會談，根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之定義為：「朝鮮半島非核化為六方的共同目標，六方會談的最終目標將是實踐朝鮮半島的無核化」[24]，參與國包括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南韓與北韓等六個國家，由2002年持續到2009年為止，中國藉由一次又一次仲裁，突顯其份量與影響力。以2006年的試爆為例，平壤特別在試爆前20分鐘告知北京，而北京亦

[22]陳鋒君、王傳劍，《亞太大國與朝鮮半島》，頁342。。

[23]Condoleezza Rice,“The U.S. Position in Asia: Stronger than Ever,”*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18, 2008.<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hl1091.cfm>

[24]＜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年7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7/fyrygth/t203677.htm>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立即透過熱線告知華盛頓，中國外長李肇星與美國國務卿Condoleezza Rice隨即展開熱線討論如何處理因應[25]，隨後唐家璇亦穿梭華盛頓、北京與平壤三方重新建立對話管道，平壤藉由對北京的告知，顯示出對中國的服膺，也賦予中國向美國示好或者展現其做為一個老大哥的實力。並貫徹其對北韓核武危機的一貫立場：以和平對話的方式，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與「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的目標[26]。而這目標亦包括了美國承諾不在朝鮮半島部署核武，透過權力平衡的途徑建構其東北亞安全政策。而後從2010年「天安艦事件」之後，美國一度終止對北韓食物及經濟援助，且影響所及，其他援助者像是歐盟（EU）及南韓等對北韓的援助也大幅下降[27]，加之美國更利用對日本、南韓的同盟影響力，在軍事、安全、經濟等各層面圍堵北韓，不過這些作為卻突顯出中國始終停留於言語譴責卻實際上未有嚴厲作為的消極性善性之可貴[28]。也使得北韓樂於向中國遞出橄欖枝。

中國所期於北韓者，在於一個未有能力的壞小孩；以北

[25]Bonnie Glaser,"U.S.-China Relations: Dialogue Boosts Ties, Even without Results,"*Comparative Connections*, Vol. 8, No. 4（January 2007）, pp. 3~4.<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0604qus_china.pdf>

[26]朱松柏，<六邊會談與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9期，003年9月，頁6。

[27]Suyoun Jang and Jae-Jung Suh,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Aid to North Korea: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The PacificReview, March 7, 2017, pp. 1~21.。

[28]陳郁芬，<中國的北韓核武政策分析>，《東亞研究》，第47 卷第2 期，2016 年7 月，頁74~11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韓之核武而言，面對小布希總統的強硬要求，北韓所求的是美國承諾不入侵北韓，並立即從朝鮮半島撤軍[29]；但是對中國而言，美國在朝鮮半島的駐軍，將有助於嚇阻北韓的核武行動，換句話說，胡錦濤時期的中國，要的是一個能約束北韓的軍事力量，而不是一個會消滅北韓的力量。且是因應國際社會之要求而進行朝鮮半島之無核化，並在此目標之下，各國均應採取一個讓步（give-and-take）的談判進程，經由各方協調如何解決北韓核武問題，是以胡錦濤在2006年會見盧武鉉時強調：「中國政府已表明反對北韓進行核子試驗的立場，認為在當前形勢下，應堅定不移地堅持半島無核化目標，反對核擴散，堅持通過對話談判和平解決的大方向，避免可能導致局勢升級和失控的行動，維護半島和東北亞的和平穩定。這符合有關各方共同利益。中方願與包括韓方在內的有關各方加強磋商，密切配合，冷靜應對，推動六方會談進程，為實現半島無核化目標、維護半島和東北亞和平穩定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30]。

對中國來說，北韓的核武化雖不利於東北亞地區的穩定

[29]＜朝鮮要求美國立即從韓國撤軍＞，《新華網》，2006年9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03/content_5041669.htm>。

[30]＜胡錦濤會見盧武鉉表示中韓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網站，2006年11月17日。<http://www.gov.cn/ldhd/2006-11/17/content_446140.htm>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與其邊疆的和平，但從北京對兩韓的等距外交來看[31]，中國應仍相當正面而肯定地支持北韓存續，畢竟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和平也符合中國的核心利益，可藉此進而逐漸主導半島朝向有利中國的方式統一。而北韓金氏王朝政權一貫的親中、非核，亦均能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方才能制衡日本[32]。

三、習近平時期（2012~迄今）

迄至習近平時期，仍然持續無核化的目標。以下對當時國際局勢、外交戰略以及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因應進行整理。

（一）國際局勢

美國川普總統就任，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核心理念，也著手製造業重回美國之舉，總體美國政策朝向極度保守。且有別於以往歐巴馬政府之「重返亞洲」（Return to Asia）[33]，相對的提出「印太策略」，明顯要弱化中國於亞太區域

[31]Chung-in Moon and Taehwan Kim,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al Realism?” in Samuel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North Asia*（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p.260.

[32]張登及，<中共朝鮮半島戰略偏好架構試擬>，《展望與探索》，第2 卷第5 期，2004 年5 月，頁110-114。

[33]2011 年 10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中，亦有指出，「美國未來十年必須鎖定於亞太區域，並重新提振國內經濟」；且在 2012 年 1 月 5 日，罕見的由美國總統歐巴馬，親自蒞臨美國國防部公開發表聲明，當中指出美國重返亞洲的決心，並提到美國現今所面臨經濟及中國崛起等問題及應對之道，國防大學譯印，《維持美國世界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優先事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 Century Defense），桃園縣，國防大學，201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的言說權。也有意抑止中國對美國霸權的競逐。

（二）外交戰略

習近平在「中國夢」的擘畫下，以恢復漢唐之榮耀為宗旨，展開「一帶一路」倡議；將以往陸地絲路以及陸地絲路，盡皆成為中國以其經濟實力展開基礎建設並雙邊經貿合作，來重新納為「蕃屬」。由帶路之簽署可以一窺習近平任內之外交戰略與態勢，例如 2014 年 10 月首批域內 22 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署備忘錄，迄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亞投行之創始成員國總數達到 57 個。迄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包括緬甸、新加坡、汶萊、澳大利亞、中國、蒙古、奧地利、英國、紐西蘭、盧森堡、韓國、喬治亞、荷蘭、德國、挪威、巴基斯坦、約旦等在內的 17 個意向創始成員國，股份總和占比 50.1%，已批准了亞投行之協定，且至少有 10 個簽署方批准且簽署方初始認繳股本總額不少於總認繳股本的 50%，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成立。到了 2019 年 7 月 14 日，亞投行長金立群正式宣布其會員國已達 100 國。這也是習近平任內以「一帶一路」之經貿合作所展開外交的新扉頁。

年。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三）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因應

習近平曾經於2013 年 5 月，針對朝鮮半島問題提出「三個堅持」：堅持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半島和平，堅持對話解決問題。凸顯出習近平時期的對北韓政策所呈現之無核化與穩定並重的順序[34]。其間最值得關注的是為在美韓同盟下於2016年7月，展開的THAAD系統部署。當年9月5日於中國杭州召開的 G20會議，習近平一度與時韓國總統朴槿惠進行了雙邊會談，明確表達中國反對美國在韓國部署 THAAD 反導彈系統的態度；而朴槿惠則回應，此是因應北韓的威脅行為，所勢在必行的自我防禦措施。

到了2017 年3 月17 日，美國務卿提勒森訪問中共時，特別向習近平示好，並向中共暗示；美、中可以發展「新型大國關係」。意圖以此為條件，向中共要求共同合作管理北韓。果不其然，4月7日中、美兩國元首又在美國佛州「海湖莊園」會晤之際，川普向習近平提出嚴格制裁北韓並以此作為兩國貿易談判的前提的要求。盡管在國際場合一再重申「強烈要求北韓信守無核化，以及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立場

[34]Bonnie Glaser, “The US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vocations,” Statement before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January 13, 2016.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和決心」[35]。但始終於實際的行動上，暗助著北韓。

此時期川普亦有心解決南北韓問題，促成了南北韓於板門店的世紀會晤，一度問鼎諾貝爾和平獎。唯金正恩即或接受川普之「摸頭」，但態度上仍以習近平為大哥。而習近平更欲藉由對北韓之影響力，向國際社會傳達中國之份量。

第二節 南韓之反應

對韓國而言，北韓既是同胞手足卻又是敵對的一方，特別是首爾，隨時面對著100多萬北韓傳統武裝部隊的威脅，以及數以千計的短、中、長程的飛彈[36]。加上美韓之軍事聯盟行之既久，使得在軍事安全上，南韓實難脫離美國的保護。本節梳理歷屆南韓總統對北韓核武問題的因應。

一、金泳三政府（1992~1997）

金泳三於1992 年12月贏得總統大選，也是繼朴正熙軍事政變後，卅二年來首位不具軍人背景的大統領，一開始就對南北韓統一問題，延續盧泰愚時期的「韓民族共同體統一

[35]<北韓釋放美大學生過世陸：盼雙方妥處>，《中央通訊社》，2017 年6 月20日。
[36]Stephan Haggard and Marcus Noland, Famine in North Korea: Markets,Aid and Refor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246-24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方案」，希企採用漸進方式，先將韓民族統整為共同體，進而達成政治統一。然而在位期間南韓債信被大幅降等，失業率高漲，國家幾乎破產。此期間北韓發生第一次核武危機，南韓首當其衝，極力並全力支持無核化主張。

二、金大中時期（1997~2002）

主張降低朝鮮半島緊張情勢，進而開放門戶，進行經改，終而完成兩韓的和平統一[37]。並呼籲其盟邦與北韓建交與提供北韓經援[38]。金大中政府對北韓核武之因應雜夾在陽光政策當中，並得到和平共存的契機[39]。

金大中政府將北韓視為兄弟，試圖從正面的角度來詮釋北韓的行為。1998年6月時，金大中接受訪問時指出北韓不致像印度與巴基斯坦一樣致力發展核武，因為北韓知道美、日、韓有堅強的決心來因應其發展核武。更何況，三國還提供 40 至 50 億美元為北韓興建輕水核子反應爐以交換平壤不生產核武[40]。但至終北韓是為一擁有核武的國家，且是

[37]Park, Jongchul. 1999. “Seoul’s Engagement Policy towards Pyongyang: Setting, Framework and Conditions.”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Vol. 23, No. 1, pp. 5-25.
[38]陳寧寧、劉德海，《韓國研究導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2001年，頁121-11。
[39]Etel Solingen, *Nuclear Logics: Contrasting Paths in 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53~254.。
[40]Online News Hours. 1998. “President Kim Dae Jung Interviewed by Jim Lehrer.” June 9 <http://www.pbs.org/newshour/bb/asia/jan-june98/kim_6-9.html>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為核武大國已是為不爭的事實。

三、盧武鉉政府（2003~2008）

初期繼續奉行具有陽光政策精神的「和平與繁榮的北韓政策」。但在對外關係與朝鮮半島政策上，比金大中更強調自主性以及更積極地與北韓進行交往。是時第二次核武危機發生，加之小布希政府亦開始出兵兩伊，對亞洲問題無力多手著手。是以盧武鉉在此國際局勢下，試圖重新定義南韓在東北亞的角色，認為南韓不應完全依賴美國，而應與其他東北亞鄰邦共同努力在此區域構建具有建設性的權力平衡，並期待讓以往的由美國一手主導，轉變到以東北亞為核心的新南韓外交導向。也希望韓國在韓半島和平體制的基礎上，建設為東北亞的地緣經濟中心，成為連結大陸與海洋經濟的大門[41]。

他主要是藉國際合作（即多邊主義）來解決北韓核武問題[42]。包括呼籲北京在朝鮮半島事務發揮影響力，並全力支持中國在北韓與美國間當調人以及在北京舉行三邊會談與六邊會談。其次也展開對北韓的經濟支援與合作，造成民族

[41]河凡植，<和平繁榮政策與韓中關係的發展>，《問題與研究》47卷第1期，2008年，頁131。
[42]Mo, Jongryn. 2007. “What Does South Korea Want?” Policy Review, No. 142, pp.48-49.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相互信任的基礎，將停戰機制取代和平體制，以結束韓戰以來所維持不穩定的停戰狀態[43]。

政府分為三個階段來推進其政策：首先，解決北韓核危題，韓國堅持不容許北韓發展核子武器，通過六方會談對話框架，以和平方式解決韓核問題；其次，在韓半島構築和平體制，致力於南北和解合作的制度化與共同榮，支援北韓經濟發展，建構南北經濟、社會及文化共同的基礎；再次，將韓國建設東北亞的經濟中心國家，在韓半島構築和平體制基礎上，將東北亞地緣政治中心的國建設為東北亞經濟中心與連結大陸與海洋勢力的樞紐[44]。

四、李明博時期（2008~2013）

李明博採取務實主義，希望推動在中、美間的平衡外交，以爭取處理北韓核武與導彈威脅議題的最大自主空間[45]。

此期間例如天安艦事件的發生，北韓採取了一連串的軍事威脅，在在對朝鮮半島與整個東北亞地區帶來極度的震撼與不安。加上美國「重返亞洲」政策的帶動下，希亟於亞洲

[43]李軍，<盧武鉉政府和平繁榮政策淺析>，《現代國際關係》，第4期，2003年4月，頁64。
[44]통일교육원연구개발팀，2006통일문제의이해，統一教育研究開發小組（2006），《統一問題的理解》，頁80~81。
[45]<薩德爭議難解套，中韓關係變數多>，《中時電子報》，2017 年12 月4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204000578-260309*。

DOI:10.6814/NCCU202001332

重新展現影響力，是以在 2013 年美韓舉行聯合軍演，引發北韓切斷與南韓最後一條雙邊軍事熱線[46]。並中斷了金剛山的旅遊、關閉板門店紅十字會連絡代表部、嚴格限制跨越南北韓軍事分界線的陸路通行及廢除南北韓間終止政治與軍事對抗的各項協議，包括 1991 年所簽的《兩韓間的和解、互不侵犯、交流合作協議書》與附帶協議書中的《黃海北方限界線相關條例》，兩韓之間開始出現難以想像的緊張關係[47]。

但是生活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南韓卻有 55%的人民覺得北韓的軍事威脅不害怕，而大部分的人卻覺得要改善南北韓雙方的關係，透過「經濟交流合作」(Econo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是必須的手段[48]。這些都顯示出南韓人民的自覺與主張，並釋放出對北韓的親善訊息。

五、朴槿惠時期(2013~2017)

2013 年 2 月 25 日，朴槿惠正式宣誓就職。不只是韓國一位女性總統，也證明了南韓民主制度的成熟[49]。於外交上，

[46]<面對北韓軍事威脅55%南韓人不害怕>，《世界民報》，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news/2/2013-03/36691?page=18。

[47]彭惠鸞，<韓國李明博政府>，《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情勢發展與評估》，<http://iiro.nccu.edu.tw/index.php?include=article&id=2312>。

[48]<面對北韓軍事威脅55%南韓人不害怕>，《世界民報》，<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news/2/2013-03/36691?page=18>。

[49]李明，<朴槿惠勝選與未來周邊國際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 41 期，頁 1-6，2013a 年。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她強調保守穩健作風，用以維持和美國的安保同盟關係，並加強與中共的經濟聯繫，並藉助中共來節制北韓的黷武行為。並期待北韓能夠走出經濟困頓與國際孤立[50]。與中朝親近，可謂是朴槿惠外交政策的原型。而由其自 2014 年以來之消極回應美國欲於南韓部署末段高空區域防禦系統之構想的態度，亦足以顯示出對中國的示好，亦以行動來踐履與中國之「戰略伙伴」關係的形成[51]。朴槿惠亦曾經說明：一旦需要時可與北韓舉行兩韓高峰會。然而無論如何伸出友誼之手，北韓之金正恩卻極度不受控，不住進行核實驗並持續將首爾納入試射範圍。在此危機當中，美國趁隙積極介入，包括北韓第 4 次核試爆消息傳出後，歐巴馬總統隨即致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以及朴槿惠總統，再度重申美國的「核子傘」安全保證依然有效[52]。美國之友誼以及來自韓國民間之壓力，促使朴槿惠轉而於 2016 年 2 月，與美國合作部署「薩德」(THAAD)反導彈系統。美日韓三國同盟再次恢復[53]。同時很快便決定部署在慶尚北道（North Gyeongsang Province）星州郡（Seongju）。自此之後朴槿惠對北韓態度，一反先前的

[50]李明，<朴槿惠勝選與未來周邊國際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 41 期，頁 1-6，2013a 年。
[51]劉德海，<美韓部署薩德飛彈影響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8 期，2016 年。
[52]林參賢，<北韓試爆「氫彈」對東北亞區域安全影響之觀察>，《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2 期，2016 年，頁 34-40。
[53]楊志恆，<近期中共在東北亞軍事作為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7 年，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7459562468.pdf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友好與忍讓，轉而強硬。她有一席話顯示出作為南韓國家領導人的思慮，強調：「引進薩德系統是為了確保南韓與其人民的安全，不受到日益增加的來自北韓的威脅，所以此一決定是無法反轉的……萬一北韓施展其核武與飛彈能力對付南韓，則南韓全境的安全將無法確保。而我們若不採取像部署薩德這樣基本防衛措施，如何能保衛國家與人民 」[54]?

六、文在寅時期（2017年~迄今）

總統文在寅本身是為脫北者的後代，是以對北韓態度更為親善。在國會成立薩德委員會重新審查薩德部署的合法性，誓言要找回南韓在外交上的主導權[55]。當然他亦認為唯有北韓停止核武挑釁，南韓停止部署薩德，在雙方共同的善意之下，才有可能解決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因此也暗示若能遏制北韓，解決薩德部署將更容易[56]。

也因此南韓文在寅持續釋放善意，兩韓確實也共組團體參加了2018 年2 月的平昌冬季奧運會。並於同年4 月27 日在板門店進行高峰會談，化解了北韓與外界劍拔弩張的氣氛。

[54]"THAAD decision irreversible: Park,"（August 2, 2016）,《The Korea Times》,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6/08/116_210960.html.
[55]<政策髮夾彎薩德部署南韓喊卡>，《卡卡新聞》，2017 年5 月13 日。
[56]蔡增家，<韓國總統大選後東北亞局勢的變與不變>，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迄至2018 年9 月，兩韓領導人正式在平壤簽署《9 月平壤共同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希望確立兩韓獨立。另一項值得留意的是南韓以國家之力來支持的流行產業，如「愛的迫降」中描述南北韓男女主角的愛情故事，以國家之力而有此作品的產生，無疑亦是一種非官方的公開表態。

第三節 日本、俄羅斯之反應

日本與俄羅斯即或都是為北韓的周邊國家，但二戰之後明顯的立場不一，且國家政策亦不一，以下分別敘述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態度。

一、日本之反應

北韓核武危機，日本和南韓可說都在承受最大的安全風險，加之日本與韓國之間之國恨家仇，相對於韓國對北韓之手足兄弟之情，日本則視北韓為其殖民地，且民族情緒極濃，亦復難解，另且二戰之後日本成為「非正常化國家」[57]，只

[57]正常國家，是與非正常國家相對的政治學術語。一般的主權國家，稱為正常國家。相對於正常國家，那些因為特殊歷史因素，無法享有完整主權、憲政體制與國際外交的國家，被稱為非正常國家。由非正常國家，朝向正常國家發展，稱為國家正常化，或正常化國家。國家正常化的呼聲，最早出現於二次戰後的日本。因為戰敗，日本由美國託管，日本憲法限制了他們發展國防軍備。駐紮在日本境內的美國軍隊，也被部份日本人視為侵害主權的象徵。是以正常國家之呼聲，概強調的是為日本之做為一個國家的尊嚴及主權。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被允許在某種情況下採取積極防衛措施，對攻擊國家實施反攻擊[58]。加之強鄰在側，以其國內或者希企強調其自衛隊之「專守防衛」(exclusively defensive defense）的被動態勢，走向「新防衛力量的存在方式」。或者能夠「因應新威脅及複雜情況時提供有效應變作為、為因應全面入侵行為做好準備，並積極主動改善國際安全環境」[59]。並主張「日本有必要對侵入領海的外國潛艦施以適切的對策」[60]。在在均為劍指中國。在這種已然極為不安，不知要為二戰之軍閥擴張政策付出那些代價的伊於胡底的焦慮情緒當中，日本在面對北韓核武問題，成為東北亞各國中對北韓核武化反應最劇烈者。

（一）低調和平之尋求

北韓基於曾經被日本殖民的歷史，亦復對日本有著濃烈的國恨家仇，對日本往往採取挑釁的態度。包括火箭飛越日本領空等[61]。另且北韓在1998 年曾經發射大浦洞火箭，雖未

[58]林賢參，<北韓威脅對日本飛彈防禦戰略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33期，2011年，頁113-114。
[59]Douglas John Maclntyre, “Emering from Behind the U.S. Shield: Japan's Strategy of Dynamic.” Joint Force Quartely, 2nd quarter/2012, pp.81-89.
[60]趙翊達，<到手熟鴨豈可吐出：從日本觀點看西南諸島之爭>，黃銘俊主編，《規復釣魚台－從漢疆突擊隊出發》，台北：菁典，2012 年，頁 122-130。
[61]Mark E. Manyin, *North Korea-Japan Relations: The Normalization Talks and the ompensation/Reparations Issu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01, pp. 2~4.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能達成將衛星送上軌道的目標，但已迫使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2002年訪問平壤時，對過去日本時期殖民統治過程表示道歉，以交換金正日暫時終止發射飛彈的承諾。

（二）打擊能力之嚐試

日本亦嘗試建立先發制人打擊（Pre-Emptively Strike）的能力，2003 年，時任日本防衛廳長石破茂便應和採購美製戰斧（Tomahawk）飛彈，讓日本具有先發制人打擊北韓能力的提議。此議後來被日本政府稱係石破茂個人意見，但也有部分分析家認為石破茂此議是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所授意，用意在試水溫[62]。

（三）強化軍事同盟

道歉的同時，日本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日本陸上自衛隊在首都附近部署了愛國者三型飛彈，海軍也部署了標準三型防空飛彈於神盾級驅逐艦上，加上美軍在日本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簡稱BMD）。美日軍事同盟更加緊密。

[62]Axel Berkofsky, “Japan-North Korea Relations - （Sad） State of Play and （Sad） Prospects,” pp. 10.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到了2016年，由於北韓不斷試射飛彈，日本在美國的媒合下，與南韓簽署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同意三方共享北韓軍事情報；同一時間，三國還在夏威夷舉行代號「太平洋之龍」(Pacific Dragon）的聯合飛彈追蹤演習，強化彼此針對北韓的飛彈防禦合作[63]。

（四）進行經濟制裁

其次如 1970 到 1980 年代，許多日本人被北韓特務綁架到北韓，北韓起初不承認，但 2002 年，北韓終於承認綁架[64]，此舉引發日本國內軒然大波，安倍還因為對於綁架問題採取強硬立場，獲得國內高度政治支持[65]。對北韓之強力反擊可說是日本國內一貫的基調。2017 年在聯合國安理會集會討論制裁案之前，為了增加北韓解決綁架問題的壓力，日本便採取單邊行動，凍結北韓 19 家企業的資產，而在此之前，日本已凍結了北韓 103 家組織和企業、108 位個人的資產，其中超過半數是日本採取的單方行動[66]。

[63]Sangbo Park, “Implications of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for South Korea,” December 16, 2016, STIMSON, .
[64]“N Korea Confesses to Kidnappings,” BBC, September 17, 2002.。
[65]Emma Chanlett-Avery, “North Korea’s Abduction of Japanese Citizens and the Six-Party Talks,” pp. 3, March 19, 2008, FAS, .
[66]Mari Yamaguchi, “Japan imposes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USA Today, December 15, 2017, .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五）修憲與國防佈署

甚或形成了修憲的契機。2017 年 4 月北韓曾經進行三次飛彈試射，其中一枚落於日本海；2017 年 8 月北韓發射兩枚飛彈飛越日本上空，並暗示要試爆氫彈，這些都衝高了自民黨的支持率，也提供安倍推動修憲的動力，是以於 2017 年 5 月紀念日本行憲 70 周年的論壇，安倍透過視訊講話首度明確表示，希望在 2020 年完成修憲，並賦予自衛隊合憲的地位。

另外影響所及是為日本國防預算之增加，2017 年通過的國防預算創下新高，達到 5.19 兆日圓，增幅達 1.3%，其中 1,370 億日圓項目用來強化防範北韓的導彈威脅，也是預算中最大項目[67]。

由於北韓對日本之針對性極強，使得日本面與北韓核武問題不得不積極表態，然而日本只有自衛隊，目前尚未有國家之正常國防軍事；其次只能藉由美日軍事同盟，藉以和中朝之同盟對抗。

[67]"North Korea the greatest threat to Japan since WWII, Shinzo Abe says," ABC News, January 4, 201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二、俄羅斯之反應

俄羅斯可謂北韓核武濫觴之緣由。加之同屬於共產集團。是以盡管東北亞並非俄羅斯之外交的主要著力點，但經常呈現與中國同一陣線之消極譴責態度。於北韓核武問題，主張以逐步漸進方式來解除核武，與美國則堅持完全不可逆原則[68]。有相當大的落差。

1991年針對北韓所力推之「羅津—先鋒經濟特區」（Rajin-Sonbong Economic Special Zone），俄羅斯一度希望將特區內的羅津港，發展為歐亞貨運的樞紐。並興建一條連結跨西伯利亞鐵路和貫穿兩韓的跨歐亞鐵路網，以進入南韓同時連接到歐洲市場。此同時南韓商品可從釜山（Busan）海運到羅津，再從羅津透過歐亞鐵路網運輸到歐洲[69]。但由於第一次核武危機而宣告中斷。而只能藉由國際發聲與參與來表明立場。俄羅斯之立場誠如其北韓專家托羅拉雅（Georgy Toloraya）所說的：金正恩的挑釁也非常危險，核爆、導彈試射不只針對美日，東北亞不免也會受核戰的波及。但是並不贊成把北韓逼到牆角，狗急跳牆對大家都不利

[68]Lee Jeong-Ho, “North Korea looks to get China, Russia on side before denuclearization talks with U.S.,” Politico, October 5, 2018, .

[69]Artyom Lukin & Liudmila Zakharova, “Russia-North Korea Economic Ties: Is There More Than Meets the Eye?”pp. 21-2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70]；何況俄羅斯對北韓核武問題的態度，勢必要考慮到中國的立場。中俄向來國際同步，有著共同戰略的利益；北韓對中國的依賴亦是俄羅斯所不能及——2015年金正恩最後一刻爽約未赴俄羅斯訪問，正是擔心此舉會觸怒中國[71]。

基本上自2015年以來俄羅斯的戰略重心，一直放在敘利亞、烏克蘭及歐洲方面，對北韓問題較少干涉，未有主導性的北韓政策論述[72]。但到了2017年左右態度轉趨強硬。在2017年安理會通過的決議中，俄羅斯同意將北韓外匯重要來源的四萬名停留在俄羅斯境內的北韓勞工遣送回國[73]；2017年美日韓藉由軍事演習升高對北韓壓力的高峰，俄羅斯先是由外交部表示，軍演無法降低朝鮮半島緊張情勢，軍備擴張很可能引發衝突[74]，接著普丁親自表示，欲藉由施壓平壤解決核武問題將會徒勞無功，採取軍事手段只會造成困境[75]，顯見俄羅斯反對以軍事途徑解決北韓問題。

到了2018年6月22日南韓總統文在寅訪俄，兩國發表聯

---

[70]<《星期專訪》普廷重要外交智囊托羅拉亞：俄轉向亞洲應強化台俄關係>，《自由時報》，2014年1 月13 日。

[71]Serghei Golunov, “Does North Korea Have A Place in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pp. 2-3.

[72]鄭羽，<當前國際熱點的快速轉換與中俄美三國政策互動>，《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4 期，2016年，頁17~27。

[73]Nicole Gaouette & Elizabeth Joseph, “UN adopts tough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CNN, December 24, 2017, .

[74]Andrew Osborn, “Russian nuclear bombers fly near North Korea in rare show of force,”Reuters, August 24, 2017, .

[75]“North Korean problem should be solved through dialogue, not pressure －Putin,” TASS, September 1, 2017 .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合聲明，開展雙邊共同研究，以推動韓朝俄三國合作計畫，針對開展電力、燃氣、鐵路領域研究；合作推動「羅津－哈桑鐵路」共同使用工程；擴大醫療保健領域合作；高速網路合作；北極液化天然氣產業合作等32項內容進行合作。並聲言：一旦北韓落實無核，便可啟動這些合作工程[76]。且另，2018年10月，北韓副外相崔善姬訪問俄羅斯慶祝兩國建交70 周年，公開表示朝俄兩國關係已進一步增強[77]。這些外交升溫所形諸於實際的是，2019年川金會之後，俄羅斯在聯合國提議能夠取消對北韓的經濟制裁，美國則堅決主張繼續制裁。另外川金會，俄羅斯就派遣特使邀請金正恩赴俄訪問[78]，於行動上顯示出與北韓的親暱。

第四節 小結

整個東北亞態勢，誠如前南韓總統金大中所言：「朝鮮半島就像一支觸角般，神經緊張地生長在大國周邊，從而使其成為大國衝突或平衡的溫度計」[79]。

---

[76]王嘉源，<開發東北亞 韓俄合作含「9座橋」>，《中國時報》，2018 年 6 月 24 日。
[77]"N. Korea says ties with Russia strengthening," Yonhap News Agency, October 31, 2018, 00AEN20181031011300315.html>。
[78]Cory Bennett, "All the major players in the North Korean summit," Politico, June 11, 2018, .
[79]金大中著；馮世則譯，《建設和平與民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頁173。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且其間又與歷史所激發之民族情結有莫大關係，中國、日本與韓國之間在歷史上之恩怨複雜難解，到了近代更是彼此侵略殖民；以致彼此莫名的敵意，也阻礙了各國的合作[80]；事實上美蘇做為冷戰之首領的陰影也迄今仍然籠罩著。這使得以北韓核武為中心之三角關係，各自有了親疏遠近之別。呈現陸權（中國）與海權（美國）對峙的局面[81]。

基於區域和平的前提，以中國與俄羅斯而言，希望無核化，但甚少有實際的行動，或藉由外交動作來表示與北韓的站在一起；以南韓而言，與北韓為同文同種；希望能以統一為目標，同時也不願美國過度涉入南北韓之間；至於日本則務求訴諸國際力量來制裁；而美國則基本上與日本同一立場。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80]Amitav Acharya,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3（2003/04）, pp.149-164; Allen Carlson and J.J. Suh, “The Value of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Denaturalizing and Explaining a Complex Security Dynamic,” in Peter Katzenstein and Allen Carlson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8）, pp.214-215.

[81]Robert Ross,“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84~11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四章 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戰略思維

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問題所採取之戰略思維，是為本研究的重點。自柯林頓以來，都以北韓棄核作為對朝的基本原則[1]。唯美國各任總統由於本身對美國之角色及介入國際事務之態度不同，其戰略思維亦有所差異。本章分述小布希總統、歐巴馬總統以及川普總統任內之戰略考量之變異，共分四小節。

第一節 美國對北韓核武的基本立場

一、亞太地區之和平維持

做為一個世界秩序的維持者，對於各個區域的和平穩定的相關議題，美國期許全球都能服膺於其所掌控的世界秩序之下。且能夠獲得美國於各區域的利益。

自二次大戰之後，美國對朝鮮半島的策略，由於和親美的南韓屬於軍事同盟的盟友關係，南韓是為除了日本之外，美國於亞洲極為重要的盟友之一。為了確保南韓與日本等盟友的國防安全，是以對朝鮮半島非核化的詮釋，以北韓廢除

[1]Leon V. Sigal, "Getting What We Need with North Korea," April 2016,*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6_04/Features/Getting-What-We-Need-With-North-Korea>.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核武為目的。

北韓的核武發展，一方面會侵蝕到區域的穩定，另一方面北韓的不服從號令，也會使得其他國家有樣學樣。特別是擁有核武的國家，是以必須策略性的壓制。

其次則是北韓擁有射程涵蓋南韓與日本的導彈，也握有相當數量之生化武器，更重要的是，北韓放聲恫嚇一旦有任何軍事行動與制裁措施，都展開報復攻擊。一旦美國與北韓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無論對日本、南韓的國家安全或者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利益以及駐南韓與日本美軍等，甚至是大部分東亞地區都會受到波及。

且以報復行動而言，北韓之經濟利益本身本來就不高，以2015年來看，按購買力平價和2015 年美元價值計算，北韓的經濟總量約400 億美元[2]，2016 年人均GDP僅1,300 美元，相較之下，南韓的人均GDP則為三萬美元。兩者經濟規模有極大的差異。且南韓與日本經濟體又大到與世界連動，一旦有任何攻擊事件，則幾乎全球特別是歐美等必然會受到影響。兩者權衡之下，是以美國為主的各國必欲期待並盡可能的滿足北韓的需求，也透過經濟來要求北韓聽話。長期透過會談，

[2]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North Korea,” May 13, 2018, Accessed,*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kn.html>.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或者各種外交手法，乃至經濟制裁等的方式，用以讓北韓降低核試或導彈試射等頻率。

二、分裂中國與朝鮮之密切

美國屬於世界超級強國，負責其所認定之世界秩序的維護。按照區域而言，亞太區域當中，向來與北韓關係密切的中國，不唯是亞洲的超級強國，也是北韓等共產主義國家的老大哥，以2020年新冠肺炎期間不斷傳聞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病危之事，北京以其親近之姿而得以派醫療團前往。顯示出中國與北韓密切的關係。一旦美國對北韓的姿態過度強硬，不只會觸犯中國的「領域」，還能會進一步侵蝕美國和中國之間已然搖搖欲墜的安全互信基礎；抑或將中國捲入北韓與美國的武裝衝突之中。可能也會把與中國向來於國際社會同步的俄羅斯給捲了進來。如此將讓東北亞局勢由北韓一地，擴張到亞洲乃至全球的不穩定。

是以在北韓核武問題的處理上，美國必須獲得中國的同意與支持。集合區域強國的共識，共同行動。早於1993 年11 月在美國西雅圖舉行亞太經合會高峰會議時，當時北韓核武問題才剛剛被注意，柯林頓總統即要求中國國家領導人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江澤民對北韓核武危機施予援手。是以會後柯林頓說，中共保證會與美國合作，以遏阻北韓發展核武的企圖，至於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也表示，中共同意，它與美國同樣都有完滿解決這一問題的責任，當時柯林頓政府不僅有意繼續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同時也希望使此問題不再成為雙方關係的重要因素[3]。而中共也暗示，如果談判無效，願意與美國聯手促請安理會採取制裁行動。到了1994 年1 月25 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與中共外交部長錢其琛在巴黎舉行會談，也再度就努力圓滿解決北韓核武問題達成協議[4]。

第二節 小布希總統時期

一、極右的美國策略

美國共和黨的小布希總統（George Walker Bush），於2001-2009年執政。本身右派色彩鮮明，加上其幕僚鷹派當道，就任之初即已經開要求強化監督、稽查北韓導彈生產與出口、要求北韓削減傳統武力、強化與盟邦的合作，徹底孤立北韓等政策[5]。特別是2001年911事件發生之後，在國情咨

[3]《中國時報》，民國82 年11 月21 日，版17。
[4]《中央日報》，民國83 年1 月26 日，版6。
[5]Victor D. Cha（2002）, Korea's Place in the Axis,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3 （May/Jun 2002）, pp. 81.。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文中，直接將企圖或已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國家包括伊拉克、伊朗與北韓等，界定為可能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邪惡軸心國家」(The Axis of Evil)，即選擇以強烈反恐戰略與非擴散核武政策，做為代表的外交安保戰略，甚至公開揚言若北韓繼續開發核武時，將會「先發攻擊」[6]。

二、 對北韓的戰略

（一）先發攻擊

小布希政府認為北韓是一個極具侵略性的國家，將會不惜一切代價以武力擴張自己的權力版圖，美國是絕對沒有辦法與之交涉，就算進行協商也不會有好結果。歷經過201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也加強了對北韓政策採取鷹派作風的意願[7]。

其後，隨著小布希總統在2002年2月訪問東亞後，其北韓政策也逐漸成形，試圖藉由強化其與日本、南韓的盟邦關係，並保持在朝鮮半島使用核武的主動性與持續援助[8]，藉由

---

[6]"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New York, June 1, 2002; David E. Sanger, Bush to Formalize a Defense Policy of Hitting First," *The NewYork Times*, June 17, 2002.

[7]Hwang, Jihwan. 2004. "Re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The Clinto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World Affairs* 167, 1（Summer）:15-29.

[8]吳正偉，<北韓與美國核子協議的演變>，《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9期（2002年9月），頁114。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利益、威嚇與圍堵建構其北韓政策。到了2002年9月所公佈的「美國國家安保戰略書」，再次明確地闡明，為了捍衛美國，若有需要時，美國將採取「先發攻擊」戰略[9]。甚至在「先發攻擊」戰略裡包含美國考慮先發動用核武攻擊。這樣強硬的態度加上多者外交的聯手制壓，於是到了2005年9月19日，在六方會議當中，美朝終於達成了「9.19協議」[10]。但是由新保守派所主導的美國政府，仍然堅持強硬的政策[11]。

（二）對話與談判

直到2006年。北韓第一次核試爆發生為止。在選舉當中被民主黨打敗，民主黨批評了布希政府的外交路線，同時要求美國政府必須與北韓進行談判，使得小布希政府對北韓的外交戰略[12]。由強硬轉成為忍耐與談判的對話路線[13]，遂於2007年2月13日的六方會談上達成了「2.13協議」。

小布希政府之對北韓的戰略思維，是將北韓並其他非民

[9]"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http://www.informationclearinghouse.info/article2320.htm。

[10] :"Joint Statement of the Fourth Round of the Six-Party Talks Beijing,"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 19,2005.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5/53490.htm。

[11]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務省聲明，2005 年2 月10 日。2005.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5/53490.htm。

[12]金玄，<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與對北韓政策（부시 행정부의 외교정책이념과 대북한정책）>《國家戰略》，第14 卷1 號（2008），頁143-146。

[13]李楠，〈布希政府對朝關係戰略評估〉。《當代亞太》，2009 年，頁 91-10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主、自由國家打成一掛，其間包括了整體國力大幅揚升的中國。亦有意藉由如兩伊戰爭等來宣示美國的戰力，但不料兩伊戰爭之戰略失誤，美國深蹈泥濘當中，有了兩伊牽制，北韓核武即或受到壓制卻有餘地可以迴旋。也有了發展的空間。

第三節 歐巴馬總統時期

一、自由派的美國策略

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上任後，既有數十年累計的財政赤字問題要解決，還有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不得不著眼於提振經濟層面；在外交戰略方面，則優先針對如何從阿富汗與伊拉克戰場上撤軍、與俄羅斯協助來減少核武、封鎖伊朗核武計劃等等[14]。巴馬曾經提到，美國將以「沒有核武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nuclear weapons）作為基本外交路線[15]。

二、對北韓的戰略

（一）亞洲策略的一環

[14]Frank Loy. “Obama Abroad: Ambitious Realism.” *World Affairs*, May/June 2011, pp. 25-32.
[15]“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radcany Square, Prague, Czech Republic, April 5, 2009.；「建立一個沒有核武的世界」是自從歐巴馬候選人開始主張的內容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但是也查覺出以往美國戰略因著反恐而過度偏重於與歐洲之合作，而致亞洲地域失控的危機。

因而自 2009 年之後即積極宣言：「重返亞洲。」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於東協區域論壇，以「We are back.」說明美國的決心，2011 年她於「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中，直言，「美國未來十年必須鎖定於亞太區域，並重新提振國內經濟」[16]。

到了歐巴馬第二任期，持續「亞洲再平衡」（Asia rebalance）戰策，對於北韓的挑釁行為採取嚇阻與壓制手段，除不容許平壤擁有核武以及進行以美國為目標的導彈發展外，並堅持對北韓政策 4 項原則，加強與日本、南韓盟國的合作力道[17]。經由多邊及雙邊的國際合作途徑，推行「核不擴散、裁減核武、打擊核恐怖主義」的政策，在國際社會中，積極推動核不擴散，並重新開展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以及在核不擴散方面透過國際建制牽制北韓和伊朗核武危機[18]。

[16]國防大學譯印，《維持美國世界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優先事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 Century Defense），桃園縣：國防大學，2012 年。

[17]李明，〈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 年）〉，《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1-52。

[18]戴政龍，〈歐巴馬的核外交與核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38 期（2012 年 7 月），頁 1-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至於北韓政策，原則上與前任政府差異不大，皆是要求北韓必須放棄核武研發作為對話基礎，不過為了因應重返亞太戰略，美國對北韓政策傾向擴大與日本和南韓的合作，並加強攔截飛彈的能力以打擊北韓洲際導彈的計畫，避免美國本土受到攻擊。雖然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是因應中國，但有鑒於北韓仍然未放棄核武、六方會談的中斷等使東北亞仍呈現不穩定的局勢，因此也是有助於美國大力推動「再平衡」戰略的因素[19]。

（二）戰略忍耐

有一度是採取「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20]，不理會北韓挑釁，僅維持亞太軍事存在並鞏固與韓、日同盟關係。則試圖以對話與制裁雙軌並行[21]，一方面加大美／韓軍事演習的嚇阻功能，另一方面又強調與北京共同管理北韓的重要性。2012 年美國〈國防戰略指導〉（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for 21ST Century Defense）提到美軍的主要任務，包括：反制恐怖主義與非正規戰爭；

[19]李明，〈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 年）〉，《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1-52。

[20]Dongsoo Kim（2018）,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trategic Patience,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Vol.9（2016）, pp. 32~44.

[21]Victor D. Cha, "What Do They ReallyWant? Obama's North Korea Conundru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2, No. 4, October 2009, pp. 119-13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嚇阻及擊敗侵略；即使在「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挑戰之下，仍可進行兵力投射[22]。

歐巴馬試圖以過去民主黨的外交保政策，就所謂柯林頓式的對話與協助來促使北韓拋棄核武[23]。美國為了促使北韓拋棄核武，以制裁與壓迫來逼北韓坐上談判桌。

直到2016 年1 月6 日北韓第四次核試爆後，美國對北韓「戰略忍耐」出現大幅度的轉變——強調對朝鮮半島的安全承諾，由常規武裝力量提升至提供核子保護傘[24]。美朝關係陷入「危機（crisis）」狀態。而從第四次核試爆，至2017 年9 月3 日進行第六次核試爆，也是為北韓最密集發展核武及遠端投射能力的時期，也使得美朝開戰傳言不斷[25]。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四節 川普總統時期

一、美國優先的美國策略

[22]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pp. 4-6.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23]“Asia Policy Debate 2008: The Next President’s Strategy for Engagement,” McCain and Obama Advisors Debat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22, 2008,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24]李楠，＜『戰略忍耐』的得與失─歐巴馬政府對朝鮮政策評析＞，《太平洋學報》，第24卷第8期（2016年8 月），頁53~63。

[25]馬準威，＜從「嚇阻理論」與「螺旋模式」檢視北韓第四次至第六次核試爆之間的美朝戰略互動＞，《問題與研究》，第57卷第4期（民國107 年12月），頁24。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自2017 年1 月20 日入主白宮之後，有別於以往歐巴馬政府所強調的對世界各個地區的支持，反倒以「美國優先」總括一切策略，至於亞洲方面，則以中國之勢力為壓抑對象的，拋出了「印太」（Indo-Pacific）的概念[26]，2018 年1 月，美國五角大廈公布《2018 國防戰略》（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該份報告高度呼應先前《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要論點，在〈導論〉與〈戰略環境〉的篇章中，除提及來自北韓與伊朗等流氓國家（rogue regimes）、非國家行為者以及極端宗教勢力的威脅外，也開宗明義將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指控北京不僅持續在南海地區對其所控制的島嶼進行軍事化，更透過武力與掠奪式經濟作為威逼鄰國，發揮其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意圖重塑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印太新秩序。重點是該份官方文件重申對美國安全與繁榮的心威脅，正在於修正主義國家之戰略性與長期挑戰[27]。

[26]Archis Mohan, India Holds First Quad Meet with U.S., Japan, Australia,” *Business Standard*, November 13, 2017,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economy-policy/modi-holds-first-quad-meet-with-us-japan-australia-to-meet-trump-today-117111200627_1.html> 2 Rex W. Tillerson, “Remarks on 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Speech delivered at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C, October 18, 2017,<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7/10/274913.htm>

[27]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January 19, 2019, pp. 1-4.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二、對北韓的戰略

（一）強化區域軍力

除了聯合日本、澳洲和印度圍堵中國，也強化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目前美國在南韓有28,500 名的駐軍，在日本有近50,000 名的駐軍，在關島也有超過50,000 名的部隊[28]，同時在亞洲地區有超過50 個大型軍事基地，和逾200 個軍事設施，其中軍事基地最多的是日本[29]。為抗衡中國，川普持續歐巴馬政府時期將60%海軍資產轉移到亞太的政策，同時也史無前例將三大戰略轟炸機B-52、B-1、B-2 部署在關島，關島的空軍武器裝備儲量也增加10%[30]。

（二）極限壓力施加

對北韓則施以「最大限度壓力」（Maximum Pressure），美國領導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有史以來對北韓最嚴厲的制裁，幾乎涉及北韓經濟的所有領域，北韓獲得硬通貨的管道

[28]"The US has a massive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Here's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it," *PRI*, August 11, 2017, <https://www.pri.org/stories/2017-08-11/us-has-massive-military-presence-asia-pacific-heres-whatyou-need-know-about-it>.

[29]"Russian Intelligence: US Has Over 400,000 Troops in Asia-Pacific Region,"*FARS News Agency*, April 5, 2018, <http://en.farsnews.com/newstext.aspx?nn=13970116000689>.

[30]閻亢宗，<朝核問題衝擊下北韓對俄日的戰略選擇及東北亞面臨的安全困境>，《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1期，2019 年1 月，頁115。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有90%受到限制[31]。

（三）強化攻擊武力

川普政府曾考慮使用有限度的武力打擊，稱之為「流鼻血作戰」（operation of bloody nose）[32]，以懲戒金正恩肆無忌憚的挑釁行為。另外，見諸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如白宮國安顧問麥馬斯特 2017 年 6 月 30 日表示，解決北韓核威脅比過去更緊急，這是北韓與中共及世界的問題，而美國必須對北韓政權施加更多壓力。麥馬斯特也證實，美軍已對準備好因應北韓地下核試的「升級版選項」[33]。同時威脅美國將用「空前的烈焰與怒火」(Fire and Fury Like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制裁北韓，讓朝鮮半島緊張情勢進一步升高。但是北韓卻以核試與飛彈試射回應，也讓東北亞陷入另一波的安全危機[34]。另外美國對北韓亦同時以紅蘿蔔與棍子並進之戰略，當 2018 年 4 月金正恩與文在寅的首度高峰會，

[31]Crisis Group, “The Korean Peninsula Crisis （II）: From Fire and Fury to Freeze-for-Freeze,” *Asia Report*, No. 294, p. 5, January 23, 2018, *Crisis Group*,<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294-the-korean-peninsula-crisis-ii.pdf>.

[32]Michael E. O’Hanlon & James Kirchick, “A ‘bloody nose’ attack in Korea would have lasting consequences,” February 26, 2018,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2/26/a-bloody-noseattack-in-korea-would-have-lasting-consequences/>。

[33]Richard Sisk, “Trump Weighs Military Op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Military.com, http://www.military.com/daily-news/2017/06/30/trump-weighs-military-options-against-north-korea.html.

[34]閻亢宗，<朝核問題衝擊下北韓對俄日的戰略選擇及東北亞面臨的安全困境>，《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0卷第1期，2019 年1 月，頁10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並於 2018 年 9 月第二場會談，簽署了《平壤共同宣言》之後。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即報導，時任國安顧問麥馬斯特（Herbert Raymond McMaster）即立刻對日韓官員強調持續對北韓施壓的重要性，並強調聯合軍演有必要持續舉行[35]。至於 2018 年 11 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接受媒體訪問時公開表示，南北韓拉近關係的速度不該快於北韓非核化[36]，顯示兩國對北韓立場並不一致。而美國於軍事上一刻沒有放鬆。

（四）談判

川普總統與北韓國家領導人金正恩，分別已於2018年6月、2019年2月以及2019年6月30日舉行過「川金會」（Trump-Kim Summit），川普更是美國總統中唯一一位踏上北韓領土的。

盡管川普一再強調「我們有的是時間，我們不急」。但是美國如何藉由經濟制裁之解除來解決懸盪已久的「無核化」（denuclearization）問題，卻是舉世所矚目的。美國要求

[35]蔡鵬如，〈美撂狠話「不讓北韓綁架奧運」〉，《中國時報》，2018 年2 月6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206000534-260119>。

[36]〈美國不滿北韓完全棄核前南北韓推進關係〉，《自由時報》，2018 年11月23 日，<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2130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北韓做到「完全、可驗證且不可逆的無核化」（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mantlement, CVID）目標；北韓則以「無核化」議程作為解除其經濟制裁的籌碼。雙方對「無核化」的認知與實施進程，存著重大的差異，導致「無核化」協議停滯不前。且究諸事實，北韓並沒有任何放棄核武的跡象[37]。且以川普面對2020選舉之焦頭爛額，北韓卻逕自與南韓斷絕聯絡，雙方互相叫囂，顯然坐視川普無暇他顧之時盡量搗蛋。

第五節 小結

對自小布希總統以來，包括歐巴馬總統並川普總統在內，每位總統以其所屬政黨之屬性，及其對支持者之回應，加上其做為世界秩序之維持的地球警察的角色，美國總統對於北韓核武問題，「必須」有所回應；至於北韓之國家領導人亦必須對美國總統之因應進行表態。這使得歷屆美國總統逐步陷入隨著北韓核武動作而不得不之因應循環當中。綜觀小布希總統當政時期，鷹派抬頭，對北韓核武問題表態最為強烈；

[37]Kim Sunghan著，黃國賢譯，〈美「中」競爭與朝鮮半島的未來〉（US-China Rival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國防譯粹》，第46 卷4 期，2019 年4 月，頁17。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到了歐巴馬總統任內，則頗有以全球大局為重的策略導向，唯北韓不受控，加之金正恩年輕，初掌國家大權，亦有必要藉由強硬的態度來立威，以致於越到歐巴馬任期之末了，與北韓之關係越是緊張。迄至川普時期，則以其商人特質，又給予譴責又給予安撫，唯其譴責與安撫手法越來越強烈，而呈現相當程度的M型化。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五章 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問題的因應作為

美國政府對北韓核武問題之因應作為，亦是本研究之另外一個重點，在戰略及立場影響之下，所採取的作為亦復不同。本章亦按小布希總統、歐巴馬總統以及川普總統之各自因應作為，進行歸納。

第一節 美國對北韓核武的基本作法

以美國之做為世界霸主，他必須也必定要對北韓核武問題有所回應。有關其基本作法，分析如下。

一、經濟制裁

1980 年代起，北韓就改變原先封閉立場，開始推動與資本主義國家建交，藉以吸引投資，但成效並不大。至於北韓之所以要發展核武之原因，即在於為貧窮的內政找一條出路，而不斷以核武來進行戰爭邊緣戰略之後，北韓亦經由談判來得到經濟外援。例如2007 年，北韓與六方會談的其他五國達成協議，後者提供北韓100 萬噸重油或者等值的能源，交換北韓拆除寧邊的鈽生產設施，以及公開武器生產的詳細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計畫。這項協議最後被北韓撕毀，但協議執行的一年期間，五國同意提供的能源幾乎半數都已送到北韓手中[1]。

根據南韓媒體報導，2018 年5 月中國和北韓在大連舉行的第二次峰會，金正恩曾向習近平提出大規模經濟合作要求，一旦川金會獲得成功，中國將制定對北韓經濟合作與援助計畫[2]；同年九月，在國際質疑北韓去核誠意聲中，金正恩與文在寅第三度會晤並發表《平壤共同宣言》，其中包括在東西岸建立聯合經濟與觀光特區事宜[3]。以此觀之，若美朝在去核問題上有實質進展，北韓將可獲得更多經濟效益。但是設若北韓不肯去核則勢必經濟制裁隨之而來。

二、國際孤立

此進行乃是透過聯合國而進行，例如北韓於 2017 年 11 月底再度進行導彈試射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 12 月 22 日通過一項由美國提出、15 個安理會成員全體一致通過的制裁決議。該決議除要求在12 個月內遣返所有在國外工

[1]Axel Berkofsky, “Japan-North Korea Relations - （Sad） State of Play and （Sad） Prospects,” June 2009, pp. 2-3, *Institut für Strategie- Politik-Sicherheits-und Wirtschaftsberatung*, <https://www.files.ethz.ch/isn/103891/Japan_NorthKorea.pdf>.
[2]施施，〈金正恩邀陸開發北韓4 據點〉，《中國時報》，2018 年6 月7 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607000604-260119>。
[3]葉亭均，〈兩韓峰會共識恢復經濟合作〉，《聯合新聞網》，2018 年9 月20 日，<https://udn.com/news/story/12504/337712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作的北韓人外（美國估計有93000 名北韓人在海外工作，此舉將切斷北韓重要外匯和投資來源，導致北韓政權每年 5 億美元的損失）；另外，該制裁決議還限制柴油和煤油在內的成品油交付量不得超過 50 萬桶（減少近 90%）、要求所有國家申報運往北韓的成品油總量、限制其食品、機械和電力設備、紡織品、原材料的出口，以及其他國家 向北韓出口工業設備、機械、運輸車輛和工業材料，此外，更首次授權各國檢查和扣留涉嫌運送非法貨物往返北韓的船隻。川普政府並重申，倘若北韓政權仍要繼續進行更進一步的挑釁，後果將導致其遭受更嚴重的懲罰和孤立[4]。這項集體封鎖之所以能夠進行，在於北韓除了經濟力低迷之外，還因著她的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依靠自然資源的出口，2016 年，自然資源共占其出口總量的52%[5]，這使得它的經濟很容易受到自然資源國際價格的波動。

第二節 小布希總統時期

第一次核危機爆發後，美國主張必要時不完全排除採取

[4]方冰，〈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對北韓最新制裁決議〉，《美國之音》，2017 年 12 月 23 日。
[5]Crisis Group, “The Korean Peninsula Crisis （I）: In the Line of Fire and Fur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軍事行動，包括以「外科手術」方式攻擊北韓的核武設施。但基本上是透過外交方式來解決，第三則是尋求聯合國同意對北韓採取經濟制裁，美國呼籲北韓重返核不擴散機制外，同時籲請中共向北韓施壓，並尋求南韓、日本、俄羅斯等周邊國家國支持，以改善外交關係及提供經援為餌，以解決核危機。

2002年10月，美國發現北韓重啟核武計畫的證據，隨後訪問北韓的美國助理國務卿James Kelly要求北韓停止發展並接受檢查，並於11月停止供應原油。到了同年12月，則由布希總統宣佈北韓核武危機將透過外交途徑而非軍事途徑解決，並希望該危機能和平落幕[6]，隨後2003年1月22日，美國向北韓提議以常任理事國、南北韓、日本、澳大利亞與歐盟為主在紐約召開多邊會議以處理北韓核武問題，但北韓旋即強悍表示拒絕以任何多邊會議談判與美國的雙邊核武問題[7]；其後，美國國務卿Colin L. Powell於訪問北京時，要求北京斡旋北韓重啟談判，4月於北京召開最終不歡而散的三方會議，但最後在中國的斡旋下，於該年8月將會議擴大

[6]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North Korea: from Comrades-In-Arms to Allies at Arm's Length*（Carlisl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

[7]Charles L. Pritchard, "The Korean Peninsular and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Talks,"*Disarmament Forum,* No. 2 （2005）, pp. 27.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為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南韓與北韓的六方會談[8]。

在 2000 年的調查報告當中，美國人有 26%對北韓的態度是正面的，但是隨著北韓又承認開始進行隱秘的核武計畫、驅逐國際原子能機構調查人員以及企圖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時，美國人對北韓的評價急轉而下，在 2000 年至 2003 年間，美國人對北韓保持正面態度由原本的 26%更一度降至 8%，保持著負面態度的美國人則從 63%攀升至 81%。到了 2007 年美國人對北韓的負面觀感一直維持在 80%以上居高不下[9]。民意支持下，小布希政府之強硬有其依據。

第三節歐巴馬總統時期

一、進行國際制裁

唯 2009 年北韓退出「六方會談（six-party talks）」。國際社會在美國的主導下，對北韓展開一波接一波的制裁，特別是 2010 年「天安艦事件」以來，又終止了對北韓食物及經濟援助，其他主要的援助者像是歐盟（EU）及南韓等對

[8]Kyung-Ae Park, "North Korea in 2003: Pendulum Swing between Crisis and Diplomacy,"*Asian Survey*, Vol. 44,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4）, pp. 141~143.

[9]（Kim, Gershenson, Jeong and Smith,2008: 149-175） Kim, Yongho and Myung Chul Kim. 2008. "China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Quagmire: Rethinking ChineseInfluence on North Korea." *Issues & Studies*44,3（September）.pp.149-175.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北韓的援助也大幅下降[10]；也利用對日本、南韓的同盟影響力，在事、安全、經濟等各層面圍堵北韓，而中國姿態偏軟，而俄羅斯亦復未多干涉的情況下，整個東北亞態勢，呈現美國與北韓對決的局面。即便北韓導彈測試多射向日本及南韓，但主要挑釁的對象卻是美國。從 2011 年開始的美與北韓高級人員間舉行的三次會談後，兩國達成 2.19 協議。但 2012 年北韓為了金日成主席誕辰 100 週年，試射人工衛星火箭後，2.19 協議便難以執行。

2013 年 2 月 12 日北韓進行了第三次的核子試爆，北韓國防委員會發表聲明稱「在反美對決戰中，朝鮮不掩飾將繼續發射衛星和運載火箭，以及進行更高水準核子試驗以瞄準宿敵美國」[11]。

2016 年1 月北韓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後，3月3 日在美國主導下，通過被譽為20 年來對北韓最嚴厲的制裁，聯合國首度要求成員國強制檢查進出口北韓所有貨品是否藏有違禁品，而非抽檢[12]。安理會3 月2 日通過的2270 號決議案。

---

[10]Suyoun Jang and Jae-Jung Suh,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Aid to North Korea: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The Pacific Review, March 7, 2017, pp. 1~21.

[11]袁幼林，〈朝核危機中的中國：從被動到主動〉。《政見》2013/03/13，http://cnpolitics.org/2013/03/korean-nuclear-crisis-china/

[12]Somini Sengupta and Choe Sang-Hun, “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s Toughest North Korea Sanctions Yet,”The New York Times,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60303/c03nkorea/en-us/.

DOI:10.6814/NCCU202001332

3 月18 日美國單邊加大對北韓制裁力道，包括針對運輸、礦業、能源、金融以及煤炭、金屬、石墨等施行貿易制裁，更限制北韓派遣海外勞工[13]。根據統計，光是煤炭項目，北韓一年將損失10 億美元對低GDP 的北韓而言，影響巨大[14]。中共首肯了這次的制裁。

北韓再於3 月18 日試射2 枚飛彈；21 日連射5 枚導彈向北韓東側外海。到了2016 年9 月9 日北韓進行了威力更強於前次的第五次核試爆，在美國主導下，聯合國安理會加碼前項對北韓制裁，採取更嚴厲的2321 號決議案[15]。2017 年9 月聯合國安理會在金正恩進行史上最大規模的核試爆後一週，又做出新的制裁決議，減少石油進口至一年200 萬桶，禁止紡織品出口，以及加強走私的船隻檢查。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Nikki Haley）在安理會的表決之後表示：「這是對北韓施加最強的措施」[16]。

2016年11 月由美國領銜並與中共協商近3 個月，最終聯

[13]Carol Morello, “U.S. Tightens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for Weapons Tests,”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s-tightens-sanctions-on-north-korea-for-weapons-tests/2016/03/16/c8c74ad8-ebb5-11e5-b0fd-073d5930a7b7_story.html?utm_term=.a34c771a96ad

[14]“Will China Enforce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Newsweek, http://www.newsweek.com/china-north-koreasanctions-united-states-shipping-trading-united-nations-kim-438223.f。

[15]林賢參，<聯合國對北韓核試制裁及『中』朝情勢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72613511062.pdf。

[16]陳竫詒，<聯合國又通過對北韓新制裁，到底有沒有效？>，《天下雜誌》，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4979。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合國安理會11 月30 日一致通過對制裁北韓決議，限制北韓煤炭與多種金屬出口，將減少北韓主要外匯來源約8 億美元。其中較受注目的是，中共再度投下贊成票，並重申各方應保持冷靜，以恢復「六方會談」解決危機[17]。

二、個別制裁

2016年12 月3日，美國聯手了日本與南韓兩盟友，對北韓同步提出個別制裁，不只是對北韓進行金融制裁，同時與北韓交易有關的第三國企業，也將成為制裁對象。

三、個別軍事反擊

2016 年9 月北韓進行第五次核試爆後，美韓軍演重心逐漸轉向攻擊，於10 月美國連同南韓進行「不屈意志2016（Invincible Spirit 2016）」軍演，該次演習同時啟動了飛彈和特種部隊，以精確定位打擊平壤中樞與核設施的作戰計畫，藉此讓金正恩感受到直接威脅，迫使其放棄核試及飛彈開發[18]。

[17]陳建瑜，<制裁北韓核爆 安理會一致通過>，《旺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202000807-260309

[18]林翠儀，<牽制北韓核威脅 美韓演練『斬首金正恩』>，《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04070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四節 川普總統時期

一、個別會談

美國對北韓的核子問題的因應策略，和美國總統個人的立場有相當大的關係，但究諸事實也未必就有全然的關係。在反核武、區域安全以霸權穩定的視角在進行著。唯這大視角之進行卻又與中國崛起態勢有著微妙的牽連。對美國來說不只是處理北韓的核武問題，同時更連動到北韓所倚峙之中國勢力的壓抑。

特別是川普總統就任後，隨著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中國國力形強大，川普以企思動搖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除了實施極限制裁之外，亦舉行了多次川金會，製造美國與北韓之親暱形象。

二、激烈的經濟制裁

2017 年9 月北韓進行第六次核試爆後，川普首次發表聯合國大會演說時曾提到要「徹底摧毀北韓」。他在兩天後簽署行政命令，禁止跟北韓有往來的公司在美營運。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指出：「外國金融機構現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在請注意，往後他們的生意得在美國與北韓間擇一，不能腳踏兩條船」。[19]

三、恫嚇與斬首

2017年10 月16 日美國聯合南韓進行為期10 日的軍演，美韓聯合軍演預計出動雙方軍機和逾40 艘軍艦。隸屬美軍第七艦隊的航母雷根號、伯克級飛彈驅逐艦史塔森號和穆斯丁號，將與南韓世宗大王號和獵戶座反潛偵察機等一起參與演練。南韓國防部消息人士亦透露，美國執行「斬首行動」的特種部隊在演習時將登上核動力潛艦[20]。

第五節 小結

美國總統對於北韓核武問題，「必須」有所回應，所採取的因應策略亦有所不同；但基本上卻主要以國際社會之集體力量來達到施壓的目的。而這國際社會之集體施壓，主要經由經濟手段，藉由資源之阻擋，使得北韓無法獲得國際社會之援助，而致令內政更加的凋零。其次則透過國際譴責，

[19]<美國加強制裁北韓 金融業者恐衝擊最大>，《中央社》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09220074-1.aspx.
[20]陳韋廷、季晶晶，<美韓軍演 北韓恐再射飛彈>，《聯合報》， https://udn.com/news/story/11267/2760896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用以施壓與北韓友善諸國，禁止其私底下之資源運送行為。第三，則希亟國際社會能夠發揮制裁之力量，藉以孤立北韓。此不唯致令北韓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也使得北韓必須正視與美國為首之周邊國家的對話——總體而言，則希望北韓能夠因著國際社會之集體施壓，而從壞小孩變成乖小孩。設若以因應之力道來看，則小布希總統任內最強、譴責也最具力道，但其指責未能得到國際社會的輿論支持，最終未能達到譴責的目的；歐巴馬任內則以開放之態度來面對北韓核武議題，並強調國際社會的對話機制之推動，無論六方會談結果如何，但是各陣營的縱橫捭闔，明顯可見，也某種程度達成了北韓去核化的共識。到了川普總統任內，則明顯立足於去核化的基礎上，來與北韓進行互動。川普有連任的壓力，而金正恩亦有著北韓逐步開放後基於國家管理，所必須對民眾展開的回應。吾人但見言語日益嗆辣，但是核武之僵局猶然存在。

DOI:10.6814/NCCU20200133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六章 結論與研究建議

本研究以美國對北韓之核武問題的因應做為研究標的，其後又指涉美國之全球策略、國家定位以及亞太地區的布局。本研究以歷史研究法、文獻分析法做為研究方法，而由戰略三角以及霸權穩定法為研究途徑，經由前文的歸納與探討，於本章提出結論，以做為研究成果，另就研究以及個人觀察提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 各種自有盤算的北韓核武三角關係

以北韓核武問題來說，美國之因應必須考量及區域霸主中國之態度，而中國與北韓之關係，又左右著中國對北韓之支持，也因此其間三角呈現著動態變化，唯中國向來與北韓較為親密，而視美國為敵對，關係疏遠，其三角關係可初步圖示如下：

DOI:10.6814/NCCU202001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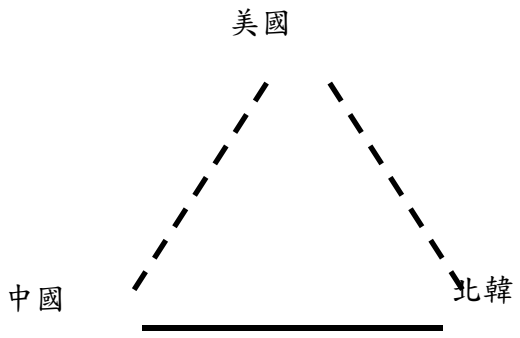

圖 3-1 北韓與美國、中國之三角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三角關係，亦顯示在北韓核試問題上，中國是否積極撐腰，或口頭警告；或於實際行動驅向與美國合作等。連帶亦會影響及中國與美國、美國與北韓之緊密或疏遠。

綜觀北韓國家領導人，金日成（Kim Il-sung）任內的46 年，並未試爆任何核子武器，且終其一生，僅試射過17 枚飛彈。到了其子金正日（Kim Jong-il）時期，由於魅力遠不及其父親金日成，為了在其國人面前塑造強人形象[1]，加上爭取外援之策略，亦是必要的考量。至於金正恩年少即位，更有需要透過核武來對內樹立威權的必要性。

對北韓而言，她之所以發展核武並非單單是為了國家的

[1]金正日自80 年代北韓經濟情勢嚴重惡化後，更積極發展武力以鞏固政權，因此提出「先軍政治」、「先軍思想」與「強盛大國」的戰略。參閱陳曉杭，<北韓共產制度實施現況與核武危機演變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3期，民國96 年3 月，頁90。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發展，另一項極為重要的在於政權的正當性，換句話說對金氏王朝來說，他最主要的在於為了保有政權，對北韓之領導者來說，即或經濟受到制裁，亦都可透過如個人崇拜或者資訊封鎖等，來讓北韓之人民無法知曉。唯有政權能夠持續，核武才有價值。換句話說金氏政權之持續優先，而核武之重要性亦因此而生。

綜觀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等三代領導人，都視核武為強國之象徵亦為關鍵性終極武器，有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迄今仍不放棄核武發展，且視之成為該國賴以生存、對抗強權關鍵之用。

以北韓之發展核武來看，即或美蘇中並各國之關係，各有猜疑，甚或美國於亞太地區扶持了親美之南韓與日本等盟友，而蘇俄與中共亦復同一陣營，但對三不五時就射導彈與核彈之作為，已然超過國際社會所能控制，是以北韓之與美國與美國諸盟友、並中國與蘇俄等陣營，所呈現之三角關係筆者圖示如下：

DOI:10.6814/NCCU202001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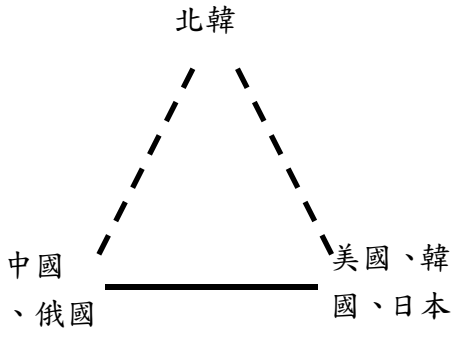

圖 3-2 北韓核武發展下與美蘇中之三角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事實上前面兩則戰略三角關係圖，隨時都在呈現有機變動，是有生命的，且不受控的。表面上看美日韓為友好同盟，但如李明博與朴槿惠之對美國態度之積極或消極亦有不同；所希企向中共伸出之友誼之手的長或短也不同。至於中國與俄國，雖然長期採取國際事務同步，唯所指涉同步乃是大方向的同步。並非是兩者利益之隨時共同。更或者說看似親近，以致利害之連動更加的緊迫。兩國隨時都在爭取共產世界之領頭羊的角色，也都希望由對方獲得更多國際聲量。另且也無時都在期待能更多牽制著北韓，藉由北韓議題來向歐美各國顯示其談判桌上的影響力。至於主要人物：北韓，則更因為國家無時不刻都在求生存、金氏王朝也必須不斷向民眾展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現政權之合法性——試射飛彈、核爆等，在在都建立起國家武力強大的假相，並藉由來掩飾內政萎敗的事實。甚或如金正恩以一小屁孩之形象，於 COVID-19 疫情期間以隱匿或政變或內政不穩等假新聞來刷存在感，事實上也是一種向國際社會宣告的身段之展現。也因此美國之對北韓核武問題之策略運用，面對的是不斷變動當中的戰略三角。而美國更是具有絕對不能忽略角色甚或作莊之絕對搏奕大國。而談判桌、會談、軍事行動、或者放話，都是行動展現的一種，更有甚者，川普總統之推特，亦不斷成為「分身」，以半官方的方式持續其對北韓的戰略。

二、　北韓核武準戰爭邊緣戰略湊效

本研究指涉自小布希總統迄至川普總統任內，美國之對北韓核武問題的因應與策略。問題的關鍵在於北韓緣何可以以一無足輕重之小國，藉由核武發展，在詭譎的世界局勢中使得世界各強國不能輕視？也無法輕視。

核武發展的另一面是經濟破冰。是以核武來對世界各國進行經濟勒索。也是北韓在思索國家發展時的策略運用。究諸早先北韓與前蘇聯的援助協定及以貨易貨制度（barter

DOI:10.6814/NCCU202001332

system），於 1991 年已然廢除，是時俄羅斯經援基本上已經中斷，到了當時，向來與北韓友好的中共，也表明不再以貨易貨方式進行貿易，同時取消以友情的價錢（friedship prices），來提供北韓原油及糧食等重要貨品，在這種失去奧援的情況下，北韓於 1985 年加入「核不擴散條約」，期望藉由改善與美國關係、由美、日提供大量經援，不料事與願違，是以決定發展出核武危機進行敲詐的模式，在核武器發展到相當階段時，宣佈退出條約，以換取經援。而烏克蘭（Ukrian）在冷戰後，以保存核武為由向西方國家進行經濟勒索的例子，也提供北韓一個跟進的範例[2]。

金正日開始把核武視為外交談判的籌碼，以此要脅美國等東北亞其他國家；由其積極研發核武的行為來看，反應出鞏固北韓社會主義思想與其自身政權穩定的迫切需求[3]。到了金正恩（Kim Jong-un）接掌政權以來，亦延續其核武策略。金小胖與川普兩大具有特色之國家領導人之互動，是為今日國際場域鮮明而具戲劇性的一幕。

到了 2020 年新冠肺炎期間，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有一段

[2]黃鴻博，＜中共與「北韓核武危機」＞。《共黨問題研究》，第22 卷第2 期，民85 年2 月，頁39。

[3]陳曉杭，<北韓共產制度實施現況與核武危機演變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3期，民96年3月，頁8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時間未出面，其死亡之消息便不脛而走；未幾再傳死亡……而新聞媒體之判斷在於北韓金日成廣場前之金日成、金日正之巨型雕像，已被移除之故……這些紛沓而至之消息，在在顯示出北韓的動見觀瞻。之所以如此，正因為北韓基於國家現實的，理解自己做為一個小國或者被欺壓或者必須反制，因而在蘇聯的幫助之下發展了核武。並經由核武之特殊毀滅性，呈現一種戰爭邊緣的冒險與嚐試。它不斷朝向日本與南韓首爾試射。但是卻又只針對這兩個國家，甚或其武力已可以攻擊美國本土。換句話說，除了美國、日本以及南韓之外，其他大國是事不干己的。但是設若對北韓形成了不利的影響，則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基於亞太秩序之維持，加上南韓亦與北韓同文同種，至於日本則本身國防能力有限。如此相對於北韓核武戰爭所要付出的巨額代價，毋寧給予經濟支持，以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以在和平的尋求下，其他大國都願意連袂來滿足北韓。北韓抓準了列國不願開興釁的態度，再換句話說，經濟勒索比戰爭更便宜。

三、美國霸權無法貫徹使得北韓核武問題懸而未決

對美國來說，以霸權穩定之角度來看，最能夠使用的是

DOI:10.6814/NCCU202001332

號令全球以及經濟之影響力。做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加上美金之自己印，無論個別制裁或者聯合其他國家進行集體制裁，經濟制裁都是她最能夠的施行的，也看得出來北韓的經濟受到相當大的影響。但是問題是美國之霸權已然受到中國之挑戰，且其後又有著俄國為之助。雖然表面上中國與美國反核議題上採取同步，但實際上卻未能真正緊密合作，甚或中國不斷的暗助，以致於快溺水之北韓總能爭取到一絲絲的喘息機會，使得北韓仍然有空間來發展其經濟。以 2016 年來看，北韓遭受到聯合國及美國嚴厲的經濟制裁，但是北韓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在此期間仍增長 3.9%，並創下 1999 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此外，北韓 2016 年對外貿易額仍達到 65.5 億美元。而其中在 2017 年第一季，中國與北韓的貿易量甚至增加了 40%。中國的制裁行動採取了放鬆態度[4]。而於安理會之封鎖行動中，北京政府也主張基於人道立場，應該維持北韓人民必要的生存能源與糧食。另外，中國的許多銀行仍幫北韓政權洗錢；當局允許國營企業對平壤出售載運飛彈的卡車；默許中國港口轉運北韓所須武

[4]Don Lee, “China is quietly relaxing its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complicating matters for Trump,” *The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3, 2018,<https://www.latimes.com/business/la-fg-china-north-korea-sanctions-2018-story.html>.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器、核武與飛彈計畫所需物資等[5]。安理會的制裁案在文件上看起來很強硬，但會員國往往無法落實。使得美國以霸權穩定論所採取的國際多邊行動以及經濟面相的給或不給，均無法達到最終「無核化」的主張。更何況美國之霸權穩定，還受到國內疫情以及大選的影響。以 2020 年 7 月民調遠落後的川普總統來說，設若留著一個不聽話的小屁孩金正恩，偶而罵幾句，不也暫時可以減緩其抗疫不力的壓力嗎？也因此以美國霸權而言，面對諸多棘手問題是否果真要「除惡務盡」？「趕盡殺絕」？亦或可留著來做為與政敵抗衡的三角關係之運用？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國際問題誠然亦是。霸權誠然存在，但是否要貫徹？端視美國國家之最大利益的盤算。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 小國圖存之策略的思索

北韓，如此一東北亞之小國，始終實施著威權體制，加之常年又受到飢荒所困擾，從脫北者口中使得北韓之飢荒及內政之凋萎，不脛而走。迄至2019年因其開放觀光，而致威

[5]Joshua Stanton, Sung-Yoon Lee, & Bruce Klingner,“Getting Tough onNorth Korea: How to Hit Pyongyang Where It Hurts,”*Foreign Affairs*,Vol. 96, No. 3, May-June 2017, pp. 71-7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權體制下之保守民風，加之南韓偶像劇「愛的迫降」，開啟了人們對北韓此一似乎被時光所遺忘的國度的遐想。重點是如此一國力並不引人注目之小國，卻以其早年因著不乖、未聽話而致發展出之核武，以致幾十年來始終於國際社會走路有風，但凡一個試射，即躍入重要國際消息；區域股市大跌等等。其動見觀瞻可以想見。北韓以其未聽話於國際警察之美國，而致獲得此一超過其國力的國際影響力，換句話說，其核武政策是為出於以自己國家之利益的尋求的大智慧之謀略。

以台灣而言，在此徘徊於美國並中國之間之此刻，到底什麼樣的策略會致令台灣無需透過做一個被劃入某陣營的乖小孩，而謀取國家之最大利益？當歷屆美國總統以其自身之政治主張，藉以鞏固選票，進而處理北韓核武議題時，吾人可見北韓經由其不斷處於準戰爭邊緣之衝撞，使得美國暨周邊國家只得透過各式協議、會談一味安撫或者提供物資等，致令其能夠不要試射，即達到暫時性之階段目的。由此視角來看，北韓基本上握有了核議題之主控權。也因此所謂「去核化」之目標——事實上去核化完全是以美國並周邊國際社會之立場而出發的議題，以北韓而言，去核化與否，事實上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是為其國際資源之提款機。經由核武擁有所長期扮演的壞小孩及麻煩製造者的角色，以致於其一旦不使壞，則立刻被歌頌成為和平的擁護者——此一變身，乃係因北韓透過核武來宣示自己的實力，然後方才能夠以不惹事來獲得國際社會的青眼；其間自己實力之展示是為其間之關鍵，以國際社會而言，有實力才有話語權也才有表態的空間。若沒有實力，則其不過是列強談判桌上的籌碼而已。試想如此態勢之下，一旦去核，則無異於宣告著北韓將由國際社會中消失，無異於自廢武功。吾人亦可以想見，非到萬不得已，或者對國家之利益大到一定的程度，否則以北韓的立場而言，絕不會輕言廢核。事實上廢核亦會致令金氏王朝統治之合法性消失。這對北韓之朝野無異又可能是難以收拾的動盪。早期北韓以擁核來獲取躍上國際社會談判桌之資格，而後又以試射，來對所需要之資源，討價還價。目前又以去核與否，來牽制美國等列強。此如同台灣俗語:穿草鞋對上穿皮鞋的，穿草鞋的還有什麼可以損失的？而這正是北韓以其小國之圖存之策略的運用與戰略思索。

台灣長期以來，亦面臨著小國危急存亡之必要。但長期以來，以國際陣營之歸隊，成為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忠誠盟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友」。忠誠過久的結果是為成為美國的小老弟。此番小老弟之態勢直至馬英九總統任內採取與中國之親善策略，方才有了轉機。迄至今日台灣仍然有必要出於國家現實利益，來思考台灣的定位與國際利益之獲得。

二、 不可忽視螺絲釘國際地位的尋求

北韓做為一個戰略三角理論所不斷被分析的一角，在於它是一具有螺絲釘般作用的小國。對整個東北亞乃至亞洲的局勢起了絕對的作用。它挑動美俄自冷戰時期即遺留下來的敵對神經。也致令中俄看似哥兩好的情誼飽受威脅與試探。甚至北韓議題亦足以牽動著美國大選。北韓擁核問題，致令北韓在國際社會中得以縱橫捭闔、左右逢源，為自己國家之生存，爭取到最大可能的空間以及資源之挹助。

事實上目前在科技的加持下，資源眾多之大國固然佔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小國亦足以立國。國家之個別性及獨立性，已不再受到資源多少或者軍隊人數多寡來決定。決戰的關鍵在於所擁有之力量是為何？要如何使用它？

迄至本研究進行到最後修稿的2020年7月底，台股來到30年未見的新高點，在台積電的領軍之下，電子股與半導體

DOI:10.6814/NCCU202001332

集體向前衝——這不也是一螺絲釘定位的尋求嗎？找到一個不容被忽視的定位，進而去發揮它。經濟、產業、科技……有力量才是王道。這也是台灣立足世界的生存唯一管道。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丁學良（1994）。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中央日報（1994）。版 6。

中央通訊社（2017）。北韓釋放美大學生過世陸：盼雙方妥處。

中時電子報（2017）。日薩德爭議難解套，中韓關係變數多。

中國時報（1993）。版 17。

方冰（2017）。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對北韓最新制裁決議。美國之音。

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譯（2002）。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原著：W. Lawrence Neuman）。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王浦劬等譯（1992）。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原著：David Easton）。臺北：桂冠書局。

王嘉源（2018）。開發東北亞韓俄合作含「9 座橋」。中國時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報。

卡卡新聞（2017）。政策髮夾彎薩德部署南韓喊卡。

台經院（2004）。我國因應東協與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

平可夫（1994）。面對北韓核武問題，中共左右為難。中央日報，版 6。

朱松柏（2003）。六邊會談與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展望與探索，1(9)，6。

朴斗福（1977）。中共參加韓戰原因之研究。台北：黎明文化年。

自由時報（2014）。星期專訪：普廷重要外交智囊托羅拉亞：俄轉向亞洲應強化台俄關係。

吳正偉（2002）。北韓與美國核子協議的演變。共黨問題研究，28(9)，114。

呂光耀（2018）。川普主政下的美國霸權角色探討。國防雜誌，48-58。

宋偉（2014）。捍衛霸權利益：美國地區一體化戰略的演變（1945-200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明（1996）。北韓核爆後的東亞國際情勢研析。展望與探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索，4(11)，17。

李明（2013）。歐巴馬政府的朝鮮半島政策（2009-2012 年）。遠景基金會季刊，14(2)，1-52。

李明（2013a），朴槿惠勝選與未來周邊國際安全。全球政治評論，第 41 期，頁 1-6。

李明峻（2013），韓國的中國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4 期，頁 63-85。

李軍（2003）。盧武鉉政府和平繁榮政策淺析。現代國際關係，(4)，64。

李楠（2009）。布希政府對朝關係戰略評估。當代亞太，3，91-108。

李楠（2016）。『戰略忍耐』的得與失—歐巴馬政府對朝鮮政策評析。太平洋學報，24(8)，53~63。

杜章智譯（1990）。列寧與哲學（原著：L.Altusser。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62-164。

汪劍釗譯（1999）。俄羅斯的命運（原著：尼別爾嘉耶夫）。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沈有忠（2004）。中共解放軍戰略與軍事裝備的現代化。展望與探索，2(8)，37。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林金樹（2012）。北韓核武問題下的中國角色研究——以「六方會談」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展弘（2012）。冷戰後中美在朝鮮半島的政策比較以權力平衡理論探析。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林賢參（2011）。北韓威脅對日本飛彈防禦戰略之影響。全球政治評論，第 33 期，113-114。

林參賢（2016）。北韓試爆「氫彈」對東北亞區域安全影響之觀察。展望與探索，14 卷 2 期，頁 34-40。

河凡植（2008）。和平繁榮政策與韓中關係的發展。問題與研究，47(1)，131。

河凡植（2014）。中國大陸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戰略與其對南北韓政策的影響：從權力轉移觀點分析。展望與探索，12(5)，24。

波丹茨基（1994）。北韓危機：金日成之死與核武威脅的效應。臺北：新新聞。

邱秋瑩（2011）。中國大陸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之佈局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策略研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綜合計劃處：綜合規劃研究 98 及 99 年（臺北）。

金玄（2008）。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理念與對北韓政策（부시 행정부의 외교정책이념과 대북한정책）。國家戰略，14(1)，143-146。

門洪華（2007）。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下）。國際觀察（上海），2007 年第 3 期，40-41。

姚競之（1994）。朝鮮半島核子危機與中共。共黨問題研究，20(8)，18-27。

姜遠珍（2003）。北韓核武爭議懸而未決。王永志主編，2004 世界年鑑。臺北：中央出版社。

胡敏遠（2019）。北韓核武危機：川普強制外交策略之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20(3)，101-150。

唐家璇（1994）。當前國際形勢與我國對外關係。解放軍報。

徐成芳（2001）。和平方略－中國外交策略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

馬準威（2018）。從「嚇阻理論」與「螺旋模式」檢視北韓第四次至第六次核試爆之間的美朝戰略互動。問題與研究，57(4)，28。

DOI:10.6814/NCCU202001332

國防大學譯（2012）。維持美國世界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優先事項（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 Century Defense）。

張幼文、黃仁博等（2004）。2004 中共國際地位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張正樺（2019）。經濟制裁對北韓發展核武影響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家安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張登及（2004）。中共朝鮮半島戰略偏好架構試擬。展望與探索，2(5)，110-114。

統一教育研究開發小組（2006）。統一問題的理解，80-81。

許禎元（1998）。政治學研究與網路應用。臺北：立威出版社。

陳子平（2006）。北韓飛彈試射危機的意涵與影響。國防雜誌，21(5)，137。

陳光炳（2004）。中共在北韓核武危機之角色。國立政治大學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怡萍（2019）。美國與北韓外交互動之研究：核武嚇阻與經濟制裁的平衡。國立中央警官大學公共安全研究所碩士論文。

DOI:10.6814/NCCU202001332

陳建民（2007）。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臺北：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陳郁芬(2016)。中國的北韓核武政策分析。東亞研究，47(2)，74-112。

陳寧寧、劉德海（2001）。韓國研究導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

陳鋒君、王傳劍（2002）。亞太大國與朝鮮半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曉杭（2007）。北韓共產制度實施現況與核武危機演變之探討。展望與探索，5(3)，88-90。

馮世則譯（1991）。建設和平與民主（原著：金大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黃宗良、林建勳主編（2003）。冷戰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黃奕婷、張登及（2017）。冷戰後韓美同盟變遷之研究（1992-2013）。遠景基金會季刊，18(4)，61-112。

黃國賢譯（2019）。美「中」競爭與朝鮮半島的未來（原著：Kim Sunghan）。國防譯粹，46(4)，17。

黃裕美譯(2001)。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原著：Samucl

DOI:10.6814/NCCU202001332

P. Huntington)。台北：聯經年。

黃鴻博（1996）。中共與「北韓核武危機」。共黨問題研究，22(2)，39。

葉自成（1997）。俄羅斯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

葉基仁（2017）。川普全球戰略下的印度—太平洋策略。台灣經濟研究月刊，41(1)，92。

雷永生等譯（1995）。俄羅斯思想（原著：尼別爾嘉耶夫）。北京：三聯書店。

廖欣慧（2018）。日本對北韓核武危機之因應：安全與同盟困境之視。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趙翊達（2012）。到手熟鴨豈可吐出：從日本觀點看西南諸島之爭。黃銘俊主編，規復釣魚台－從漢疆突擊隊出發。台北：菁典。

劉承宗（2017）。川普主政下的東北亞新局勢。嶺東通識教育研究學刊，7(2)，46。

劉芳君（2019）。北韓核武議題對東北亞區域安全之影響。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德海（2000）。一九九二年以來中共與兩韓關係。國際關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係學報，第 15 期，215。

劉德海（2016）。美韓部署薩德飛彈影響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14 卷第 8 期。

蔡明彥（2006）。當前東亞安全問題中的中國因素分析－以地緣政治、經貿整合與北韓核武問題爲例。全球政治評論，第 26 期，1-20。

蔡增家（2017）。韓國總統大選後東北亞局勢的變與不變。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鄭羽（2016）。當前國際熱點的快速轉換與中俄美三國政策互動。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 4 期，17-27。

鄭得興（2014）。中東歐國家之歷史遺緒與轉型正義—以捷克及斯洛伐克為例。台灣國際季刊，10(2)，64。

盧業中（2019）。霸權國家與核武發展：論東北亞的安全情勢。遠景基金會季刊，20(3)，55。

閻亢宗（2019）。朝核問題衝擊下北韓對俄日的戰略選擇及東北亞面臨的安全困境。遠景基金會季刊，20(1)，108。

閻學通、孫學峰（2001）。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

戴政龍（2012）。歐巴馬的核外交與核戰略。全球政治評論，

DOI:10.6814/NCCU202001332

第 38 期，1-8。

聯合報（1992）。版 8-9。

聯合報（1993）。版 14。

聯合報（1994）。版 9。

鍾永和（2017）。北韓研發導彈及核武之概念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51(6)，87。

羅翊豪（2018）。北韓金正恩政權核武外交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家安全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二、外文文獻

Allen Carlson and J.J. Suh(2008). The Value of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Denaturalizing and Explaining a Complex Security Dynamic. Peter Katzenstein and Allen Carlson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pp.214-215.

Amitav Acharya(2003/04). 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3), pp.149-164.

DOI:10.6814/NCCU202001332

Andrew Osborn(2017/8/24). Russian nuclear bombers fly near North Korea in rare show of force. Reuters.

Andrew Scobell(2004). China and North Korea: from Comrades-In-Arms to Allies at Arm’s Length. Carlisl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0.

Artyom Lukin, Liudmila Zakharova. Russia-North Korea Economic Ties: Is There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pp. 21-22.

ASEAN-China Expert Group (2001). Forging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October.

Asia Policy Debate(2008). The Next President’s Strategy for Engagement, McCain and Obama Advisors Debate.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September 22, 2008.

Axel Berkofsky, “Japan-North Korea Relations - (Sad) State of Play and (Sad) Prospects, pp. 10.

Bonnie Glaser(2016/1/13). The US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vocations, Statement before

DOI:10.6814/NCCU202001332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Bonnie S. Glaser, Wang Liang(2008). North Korea: The Beginning of a China-U.S. Partnership? Washington Quarterly, 31(3), pp. 168－174.

Brands, H. W., Jr.(1988). Testing Massive Retaliation: Credibi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in the Taiwan Stra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4), pp. 124-151.

Callahan, P.(2007). Logic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Charles L. Pritchard(2005). The Korean Peninsular and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Talks. Disarmament Forum, No. 2, pp. 27.

Chung-in Moon, Taehwan Kim(2004).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al Realism? In Samuel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of North Asia, Lanjam, MD:

DOI:10.6814/NCCU202001332

Rowman & Littlefield, pp. 260.

Cory Bennett(2018). All the major players in the North Korean summit, Politico.

David E. Sanger(2002/6/17). Bush to Formalize a Defense Policy of Hitting First, the NewYork Times.

Dongsoo Kim(2018).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trategic Patience,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9, pp. 32-44.

Dougherty, James E.,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1986).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RDto Reagan, New York: Harper & Row.

Douglas John MacIntyre(2012). Emering from Behind the U.S. Shield: Japan’s Strategy of Dynamic, Joint Force Quartely, pp. 81-89.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04).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107-108.

Emma Chanlett-Avery(2008/3/19). North Korea’s

DOI:10.6814/NCCU202001332

Abduction of Japanese Citizens and the Six-Party Talks, FAS, vol. 3.

Etel Solingen(2007). Nuclear Logics: Contrasting Paths in East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53-254.

Frank Loy(2011). Obama Abroad: Ambitious Realism. World Affairs, pp. 25-32.

FRUS (1947/4/2). N SC-8,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Korea, 6, pp. 1163-1169.

Hwang, Jihwan(2004). Re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The Clinto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Affairs, 167(1), pp. 15-29.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2018/1/23). The Korean Peninsula Crisis (I): In the Line of Fire and Fury.

James Chace(1997). The Dilemmas of the Cityupon a Hill, World Policy Journal, 14(1), pp. 105-107.

Joseph Lepgold, Timothy McKeown(1995). 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xceptional? An EmpiricalAnalysis,

DOI:10.6814/NCCU202001332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0(3), pp. 369-384

Joshua Stanton, Sung-Yoon Lee, Bruce Klingner(2017/5-6). Getting Tough onNorth Korea: How to Hit Pyongyang Where It Hurts, Foreign Affairs, 96(3), pp.71-72.

Kim, Yongho, Myung Chul Kim(2008). China i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Quagmire: Rethinking ChineseInfluence on North Korea, Issues & Studies44, 3, pp.149-175.

Kirshner,Jonathan, Peter A. Gourevitch, Barry Eichengree(1997). Crossing Disciplines and Charting New Paths: The Influence of Charles Kindleberger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1(2), pp. 333-345。

Kyung-Ae Park(2004/1-2). North Korea in 2003: Pendulum Swing between Crisis and Diplomacy, Asian Survey, 44(1), pp. 141-143.

Larry A. Niksch (2003).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Systems, CRS Report for the Congress, pp. 6.

DOI:10.6814/NCCU202001332

Lee Jeong-Ho(2018/10/5). North Korea looks to get China, Russia on side before denuclearization talks with U.S., Politico.

Mari Yamaguchi(2017/12/15). Japan imposes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USA Today.

Mark E. Manyin(2001). North Korea-Japan Relations: The Normalization Talks and the ompensation/Reparations Issu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pp. 2-4.

Mo, Jongryn(2007). What Does South Korea Want? Policy Review, (142),pp. 48-49.

Morgan, Patrick M. (1983).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2nd ed.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Nicholas D Kristof(1993).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172(5), pp. 59-74。

Nicole Gaouette, Elizabeth Joseph(2017/12/24). UN adopts tough new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CNN.

Park, Jongchul(1999). Seoul’s Engagement Polic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towards Pyongyang: Setting, Framework and Conditions. Korea and World Affairs, 23(1), pp. 5-25.

Pyungse Cho, Jae-cheon Lim(2018).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making and Nuclear Weapons, Asian Survey, 58(2), pp.320-340.

Robert Ross(1999).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4), pp. 84-118.

Samuel Huntington(1982). American Ideals versus American Institu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7(1), pp. 1-37.

Sangbo Park(2002/12/16). Implications of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for South Korea, 6, STIMSON,

Scott D. Sagan(2018). Armed and Dangerous. Foreign Affairs, 97(6), pp. 35-43.

Serghei Golunov, "Does North Korea Have A Place in Russia's 'Turn to the East?'" pp. 2-3.

DOI:10.6814/NCCU202001332

Stephan Haggard, Marcus Noland(2007). Famine in North Korea: Markets,Aid and Re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246-248.

Suyoun Jang, Jae-Jung Suh(2017).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Aid to North Korea: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The Pacific Review, pp. 1-21.

The Pacific Review (2017/3/7).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pp.1-21.

Thomas Lum et al, China’s (2008).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U.S. Senate Committee of Foreign Relations, pp. 2.

Tismaneanu, Vladimir. 2001. “Discomforts of Victory：Democracy, Liberal Values and Nationalism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Western European Politics, Vol. 25, No. 2, pp. 82-83。

Tong Whan Park(1998). South Korea’s Nuclear Option:

DOI:10.6814/NCCU202001332

The Interplay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The U.S. and the Two Koreas: A New Triangle, Tong Whan Park ed.,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p. 100-103.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04). 2004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pp.107-108.

Victor D. Cha(2002). Korea’s Place in the Axis, Foreign Affairs, 81(3), p. 81.

Victor D. Cha(2009/10). What Do They ReallyWant? Obama’s North Korea Conundru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2(4), pp. 119-138.

West Point,New York (2002/6/1).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DOI:10.6814/NCCU202001332

三、網路資源

Leon V. Sigal(2016/4). Getting What We Need with North Korea,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6_04/Features/Getting-What-We-Need-With-North-Korea.

THAAD decision irreversible: Park,(August 2, 2016),The Korea Times,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16/08/116_210960.html.

大紀元新聞（2004/2/25）。取自：http://www.epochtimes.com/gb/4/2/25/n462841.htm。

中央社。美國加強制裁北韓 金融業者恐衝擊最大，取自：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709220074-1.aspx.

中國戰略網。朝鮮半島的地緣戰略價值，取自：http://observe.chinaiiss.com/html/20121/10/a46fa3.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網站（2006/11/17）。胡錦濤會見盧武鉉表示中韓致力於朝鮮半島無核化，取自：

DOI:10.6814/NCCU202001332

http://www.gov.cn/ldhd/2006-11/17/content_446140.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7/14）。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取自：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7/fyrygth/t203677.htm。

世界民報。面對北韓軍事威脅 55%南韓人不害怕，取自：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news/2/2013-03/36691?page=18。

光榮與夢想。取自：http：//news.sina.com.cn/c/2005 年-10-17/06508025158.shtml。

自由時報（2018/11/23）。美國不滿北韓完全棄核前南北韓推進關係，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21308。

東森新聞報（2005）。有個北韓壞鄰居，擬主導北韓經濟。中國以投資當金援，取自：www.ettoday.com。

東森新聞報（2005/11/12）。有個北韓壞鄰居，擬主導北韓經濟。中國以投資當金援，取自：www.ettoday.com。

DOI:10.6814/NCCU202001332

林保華（2005）。中國正在揚棄韜光養晦策略。自由電子報，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29726。

林保華（2005/8/15）。中國正在揚棄韜光養晦策略。自由電子報，取自：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29726。

林翠儀（2016/10/16）。牽制北韓核威脅美韓演練『斬首金正恩』。自由時報，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040702，

林賢參。聯合國對北韓核試制裁及『中』朝情勢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取自：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72613511062.pdf。

施施（2018/6/7）。金正恩邀陸開發北韓 4 據點。中國時報，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607000604-260119。

查君紅（2013）。中國戰略利益：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判定之比較。中國在線，取自：http：

DOI:10.6814/NCCU202001332

www.cnolo.com/China/ns/2007424/0265347249.htm。

袁幼林（2013/03/13）。朝核危機中的中國：從被動到主動。政見，取自：http://cnpolitics.org/2013/03/korean-nuclear-crisis-china/

袁鵬（2002/8/1）。中國威脅論的歷史演變。環球時報，版3，取自：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ch-yuwai/183410.htm。

陳建瑜。制裁北韓核爆安理會一致通過。旺報，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202000807-260309

陳韋廷、季晶晶。美韓軍演北韓恐再射飛彈。聯合報，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11267/2760896

陳竫詒。聯合國又通過對北韓新制裁，到底有沒有效？天下雜誌，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84979。

彭惠鸞。韓國李明博政府。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情勢發展與評估，取自：http://

DOI:10.6814/NCCU202001332

iiro.nccu.edu.tw/index.php?include=article&id=2312。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務省聲明（2005），取自：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5/53490.htm。

新華網（2003/5/24）。胡錦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密切關注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態勢積極關心支持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3-05/24/content_885152.htm。

新華網（2004/8/9）。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鄧小平外交思想淺議，取自：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8/09/content_1741467.htm。

新華網（2006/9/3）。朝鮮要求美國立即從韓國撤軍，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03/content_5041669.htm。

楊志恆（2017）。近期中共在東北亞軍事作為觀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取自：http://www.mac.gov.tw/public/Attachment/7459562

DOI:10.6814/NCCU202001332

468.pdf

葉亭均（2018/9/20）。兩韓峰會共識恢復經濟合作。聯合新聞網，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12504/3377128。

蔡鵑如（2018/2/6）。美撂狠話「不讓北韓綁架奧運」。中國時報，取自：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206000534-260119。

蕭徐行（2019/12/23）。蕭徐行觀點：中俄同盟抗美北韓制裁再成焦點。新頭殼，取自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12-23/344581。

鍾堅。北韓與核武，世局變亂局。取自：http://www.dsis.org.tw/peaceforum/papers/2003-03/APK0303002.htm.

DOI:10.6814/NCCU202001332